

欽定三國志

魏

卷七

魏志卷七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呂布 張邈

陳登

臧洪

陳容

呂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以驍武給并州刺史丁

原爲騎都尉屯河內以布爲主簿大見親待靈帝崩原

將兵詣洛陽

英雄記曰原字建陽本出自寒家爲人麤略有武勇善騎射爲南縣吏受使不辭難

有警急追寇虜輒在其前裁知書少有吏用

與何進謀誅諸黃門拜執金吾

進敗董卓入京都將爲亂欲殺原并其兵衆卓以布見

信於原誘布令殺原布斬原首詣卓卓以布爲騎都尉

甚愛信之誓爲父子布便弓馬膂力過人號爲飛將稍
遷至中郎將封都亭侯卓自以遇人無禮恐人謀已行
止常以布自衛然卓性剛而褊忿不思難嘗小失意拔
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

詩曰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注拳力也

爲卓顧謝卓

意亦解由是陰怨卓卓常使布守中閣布與卓侍婢私
通恐事發覺心不自安先是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壯健
厚接納之後布詣允陳卓幾見殺狀時允與僕射士孫
瑞密謀誅卓是以告布使爲內應布曰奈如父子何允
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布遂許
之手刃刺卓語在卓傳允以布爲奮威將軍假節儀比

三司進封溫侯共秉朝政布自殺卓後畏惡涼州人涼

州人皆怨由是李傕等遂相結還攻長安城

英雄記曰郭汜在城

北布開城門將兵就汜言且却兵但身決勝負汜布乃獨共對戰布以矛刺中汜汜後騎遂前救汜汜布遂各

兩罷布不能拒傕等遂入長安卓死後六旬布亦敗

臣松之案

英雄記曰諸書布以四月二十三日殺卓六月一日敗走時又無閏不及六旬

將數百騎出武

關欲詣袁術布自以殺卓爲術報讐欲以德之術惡其

反覆拒而不受北詣袁紹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燕精

兵萬餘騎數千布有良馬曰赤兔

曹瞞傳曰時人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

赤兔常與其親近成廉魏越等陷鋒突陣遂破燕軍而求

益兵衆將士鈔掠紹患忌之布覺其意從紹求去紹恐

還爲己害遣壯士夜掩殺布不獲事露布走河內

英雄記曰

布自以有功於袁氏輕傲紹下諸將以爲擅相署置不足貴也布求還洛紹假布領司隸校尉外言當遣內欲殺布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十人辭以送布布使止於帳側僞使人於帳中鼓箏紹兵臥布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斫布床被謂爲己死明與張楊合紹日紹訊問知布尙在乃閉城門布遂引去

令衆追之皆畏布莫敢逼近者

英雄記曰楊及部曲諸將皆受催汜購募共圖

布布聞之謂楊曰布卿州里也卿殺布於卿弱不如賣布可極得汜催爵寵楊於是外許汜催內實保護布汜催患之更下大封詔書以布爲潁川太守

張邈字孟卓東平壽張人也少以俠聞振窮救急傾家

無愛士多歸之太祖袁紹皆與邈友辟公府以高第拜騎都尉遷陳留太守董卓之亂太祖與邈首舉義兵汴

水之戰邈遣衛茲將兵隨太祖袁紹旣爲盟主有驕矜色邈正議責紹紹使太祖殺邈太祖不聽責紹曰孟卓親友也是非當容之今天下未定不宜自相危也邈知之益德太祖太祖之征陶謙勅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後還見邈垂泣相對其親如此呂布之捨袁紹從張楊也過邈臨別把手共誓紹聞之大恨邈畏太祖終爲紹擊已也心不自安興平元年太祖復征謙邈弟超與太祖將陳宮從事中郎許汜王楷共謀叛太祖宮說邈曰今雄傑並起天下分崩君以千里之衆當四戰之地撫劔顧眄亦足以爲人豪而反制於人不以鄙乎今州

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若權迎之共牧

兖州觀天下形勢俟時事之變通此亦縱橫之一時也

邈從之太祖初使宮將兵留屯東郡遂以其衆東迎布

爲兖州牧據濮陽郡縣皆應唯鄆城東阿范爲太祖守

太祖引軍還與布戰於濮陽太祖軍不利相持百餘日

是時歲旱蟲蝗少穀百姓相食布東屯山陽二年間太

祖乃盡復收諸城擊破布於鉅野布東奔劉備

英雄記曰布見

備甚敬之謂備曰我與卿同邊地人也布見關東起兵欲誅董卓布殺卓東出關東諸將無安布者皆欲殺布耳請備於帳中坐婦牀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

邈從布名備爲弟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之而內不說

留超將家屬屯雍丘太祖攻圍數月屠之斬超及其家

邈詣袁術請救未至自爲其兵所殺

獻帝春秋曰袁術議稱尊號邈謂術

曰漢據火德絕而復揚德澤豐流誕生明公公居軸處中入則享于上席出則爲衆目之所屬華霍不能增其高淵泉不能同其量可謂巍巍蕩蕩無與爲貳何爲捨此而欲稱制恐福不盈昔禍將溢世莊周之稱郊祭儀牛養餉經年衣以文繡宰執鸞刀以入廟門當此之時求爲孤犢不可得也按本傳邈詣術未至而死而此云諫稱尊號未詳孰是

備東擊術布襲取下邳備還歸布布遣備屯

小沛布自稱徐州刺史

英雄記曰布初入徐州書與袁術報書曰昔董卓作亂破壞

王室禍害術門戶術舉兵關東未能屠裂卓將軍誅卓送其頭首爲術掃滅讐恥使術明目於當世死生不愧其功一也昔將金元休向兗州甫詣封部爲曹操逆所拒破流離進走幾至滅亡將軍破兗州術復明目於邈邈其功二也術生年已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戰術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其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以生死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二十萬斛迎逢道路非直此止當駱驛復

致若兵器戰具他所乏少大小唯命布得書大喜遂造
 下邳典略曰元休名尙京兆人也尙與同郡韋休甫第
 五文休俱著名號爲三休尙獻帝初爲兖州刺史東之
 郡而太祖已臨兖州尙南依袁術術僭號欲以尙爲太
 尉不敢顯言私使人諷之尙無屈意術亦不敢彊也建
 安初尙逃還爲術所害其後尙喪與太傅馬日磾喪俱
 至京師天子嘉尙忠烈爲之咨嗟詔百官弔祭拜子瑋
 郎中而日磾不與焉英雄記曰布水陸東下軍到下邳
 西四十里備中郎將丹陽許耽夜遣司馬章誑來詣布
 言張益德與下邳相曹豹共爭益德殺豹城中大亂不
 相信丹陽兵有千人屯西白城門內聞將軍來東大小
 踴躍如復更生將軍兵向城西門丹陽軍便開門內將
 軍矣布遂夜進晨到城下天明丹陽兵悉開門內布兵
 布於門上坐步騎放火大破益德兵獲備妻子軍資及
 部曲將吏士家口建安元年六月夜半時布將河內郝
 萌反將兵入布所治下邳府詣廳事閣外同聲大呼攻
 閣閣堅不得入布不知反者爲誰直牽婦科頭袒衣相
 將從溺上排壁出詣都督高順營直排順門入順問將
 軍有所隱不布言河內兒聲順言此郝萌也順卽嚴兵
 人府弓弩並射萌衆萌衆亂走天明還故營萌將曹性

及萌與對戰萌刺傷性性斫萌一臂順斫萌首狀與性
送詣布布問性言萌受袁術謀謀者悉誰性言陳宮同
謀時宮在坐上面赤傍人悉覺之布以宮大將不問也
性言萌常以此問性言呂將軍大將有神不可擊也不
意萌狂惑不止布謂性曰卿健兒也善
養視之創愈使安撫萌故營領其衆 術遣將紀靈等

步騎三萬攻備備求救於布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
殺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備則北連太山
諸將吾爲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嚴步兵千騎二百
馳往赴備靈等聞布至皆歛兵不敢復攻布於沛西庸
一里安屯遣鈴下請靈等靈等亦請布共飲食布謂靈
等曰玄德布弟也弟爲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
合鬪但喜解鬪耳布令門候於營門中舉一隻戟布直

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一發中者諸軍當解去不中可留
決鬪布舉弓射戟正中小支諸將皆驚言將軍天威也
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術欲結布爲援乃爲子索布索
布許之術遣使韓盾以僭號議告布并求迎婦沛相陳
珪恐術布成婚則徐揚合從將爲國難於是往說布曰
曹公奉迎天子輔讚國政威靈命世將征四海將軍宜
與協同策謀圖太山之安今與術結婚受天下不義之
名必有累卵之危布亦怨術初不已受也女已在塗猶
還絕婚械送韓盾梟首許市珪欲使子登詣太祖布不
肯遣會使者至拜布左將軍布大喜卽聽登往并令奉

章謝恩

英雄記曰初天子在河東有手筆版書召布來迎布軍無畜積不能自致遣使上書朝廷以布

爲平東將軍封平陶侯使人於山陽界亡失文字太祖又手書厚加慰勞布說起迎天子當平定天下意并詔書購捕公孫瓚袁術韓暹楊奉等布大喜復遣使上書於天子曰臣本當迎大駕知曹操忠孝奉迎都許臣前與操交兵今操保傅陛下臣爲外將欲以兵自隨恐有嫌疑是以待罪徐州進退未敢自寧答太祖曰布獲罪之人分爲誅首手命慰勞厚見褒獎重見購捕袁術等詔書布當以命爲效太祖更遣奉車都尉王則爲使者齋詔書又封平東將軍印綬來拜布太祖又手書與布曰山陽屯送將軍所失大封國家無好金孤自取家好金更相爲作印國家無紫綬自取所帶紫綬以籍心將軍所使不良袁術稱天子將軍止之而使不通章朝廷信將軍使復重上以相明忠誠布乃登見太祖因陳布遣登奉章謝恩并以一好綬答太祖

登見太祖因陳布

勇而無計輕於去就宜早圖之太祖曰布狼子野心誠

難久養非卿莫能究其情也卽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

廣陵太守臨別太祖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登陰合部衆以爲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登還布怒拔戟斫机曰卿父勸吾協同曹公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一獲而卿父子並顯重爲卿所賣耳卿爲吾言其說云何登不爲動容徐喻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也譬如養鷹饑則爲用飽則揚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術怒與韓暹楊奉等連勢遣大將張勳攻布布謂珪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爲之奈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軍耳策謀不素定不能相維持子登策之比之連鷄勢不俱棲

可解離也布用珪策遣人說暹奉使與已并力共擊術

軍軍資所有悉許暹奉於是暹奉從之勲大破敗

九州春秋

載布與暹奉書曰二將軍拔大駕來東有元功於國當書勲竹帛萬世不朽今袁術造逆當共誅討奈何與賊臣還共伐布布有殺董卓之功與二將軍俱爲功臣可因今共擊破術建功於天下此時不可失也暹奉得書卽廻計從布布進軍去勲等營百步暹奉兵同時並發斬十將首殺傷墮水死者不可勝數英雄記曰布後又與暹奉二軍向壽春水陸並進所過虜略到鍾離大獲而還旣渡淮北留書與術曰足下恃軍彊盛常言猛將武士欲相吞滅每抑止之耳布雖無勇虎步淮南一時之間足下鼠竄壽春無出頭者猛將武士爲悉何在足下喜爲大言以誣天下天下之人安可盡誣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造策者非布先唱也相去不遠可復相聞布渡畢術自將步騎五千揚兵淮上布騎皆於水北大哈笑之而還時有東海蕭建爲瑯邪相治莒保城自守不與布通布與建書曰天下舉兵本以誅董卓爾布殺卓來詣關東欲求兵西迎大駕光復洛京諸將自還相攻

莫肯念國布五原人也去徐州五千餘里乃在天西北角今不來共爭天東南之地莒與下邳相去不遠宜當共通君如自遂以爲郡郡作帝縣縣自王也昔樂毅攻齊呼吸下齊七十餘城唯莒卽墨二城不下所以然者中有田單故也布雖非樂毅君亦非田單可取布書與智者詳共議之建得書卽遣主簿齋賤上禮貢良馬五匹建尋爲臧霸所襲破得建資實布聞之自將步騎向莒高順諫曰將軍躬殺董卓威震夷狄端坐顧盼遠近自然畏伏不宜輕自出軍如或不捷損名非小布不從霸畏布引還抄暴果登城拒守布不能救引還下邳霸後復與建安三年布復叛爲術遣高順攻劉備於沛破布和

之太祖遣夏侯惇救備爲順所敗太祖自征布至其城下遺布書爲陳禍福布欲降陳宮等自以負罪深沮其

計獻帝春秋曰太祖軍至彭城陳宮謂布宜逆擊之以逸擊勞無不克也布曰不如待其來攻蹙著泗水中及太祖軍攻之急布於白門樓上謂軍士曰卿曹無相困我自首當明公陳宮曰逆賊曹操何等明公今日降

之若耶投石
豈可得全也
布遣人求救於術
術自將千餘騎出戰敗

走還保城不敢出

英雄記曰布遣許汜王楷告急於術
術曰布不與我女理自當敗何爲復

來相聞邪汜楷曰明上今不救布爲自敗耳布破明上
亦破也術時僭號故呼爲明上術乃嚴兵爲布作聲援
布恐術爲女不至故不遣兵救也以綿纏女身縛著馬
上夜自送女出與術與太祖守兵相觸格射不得過復
還城布欲令陳宮高順守城自將騎斷太祖糧道布妻
謂曰將軍自出斷曹公糧道是也宮順素不和將軍一
出宮順必不同心共城守也如有蹉跌將軍當如何自
立乎願將軍諦計之無爲宮等所誤也妾昔在長安已
爲將軍所棄賴得龐舒私藏妾身耳今不須顧妾也布
得妻言愁悶不能自決魏氏春秋曰陳宮謂布曰曹公
遠來勢不能久若將軍以步騎出屯爲勢於外宮將餘
衆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來攻城將
軍爲救於外不過旬日軍食必盡擊之可破布然之布
妻曰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來今將軍厚公臺
不過於曹公而欲委金城捐妻子孤軍遠出
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爲將軍妻哉布乃止

術亦不能

救布雖驍猛然無謀而多猜忌不能制御其黨但信諸

將諸將各異意自疑故每戰多敗太祖塹圍之三月上

下離心其將侯成宋慮魏續縛陳宮將其衆降

九州春秋曰初

布騎將侯成遣客牧馬十五匹客悉驅馬去向沛城欲歸劉備成自將騎逐之悉得馬還諸將合禮賀成成釀五六斛酒獵得十餘頭豬未飲食先持半豬五斗酒自入詣布前跪言間蒙將軍恩逐得所失馬諸將來相賀自釀少酒獵得豬未敢飲食先奉上微意布大怒曰布禁酒卿釀酒諸將共飲食作兄弟共謀殺布邪成大懼而去棄所釀酒還諸將禮由是自疑會太祖圍下邳成遂領衆降布與其麾下登白門

樓兵圍急乃下降遂生縛布布曰縛太急小緩之太祖

曰縛虎不得不急也布請曰明公所患不過於布今已

服矣天下不足憂明公將步令布將騎則天下不足定

也太祖有疑色劉備進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及

董太師乎太祖領之布因指備曰是兒最叵信者

英雄記曰

布謂太祖曰布待諸將厚也諸將臨急皆叛布耳太祖曰卿背妻愛諸將婦何以爲厚布默然獻帝春秋曰布問太祖明公何瘦太祖曰君何以識孤布曰昔在洛會溫氏園太祖曰然孤忘之矣所以瘦恨不早相得故也布曰齊桓舍射鉤使管仲相今使布竭股肱之力爲公前驅可乎布縛急謂劉備曰玄德卿爲坐客我爲執虜不能一言以相寬乎太祖笑曰何不相語而訴明使君乎意欲活之命使寬縛主簿王必趨進曰布勦虜也其衆近在外不可寬也太祖曰本欲相緩主簿復不聽如之何於是縊殺布布與宮順等皆梟首送許然後葬之

英雄記曰順爲人清白有威嚴不飲酒不受饋遺所將七

百餘兵號爲千人鎧甲鬪具皆精練齊整每所攻擊無不破者名爲陷陣營順每諫布言凡破家亡國非無忠臣明智者也但患不見用耳將軍舉動不肯詳思輒喜言誤誤不可數也布知其忠然不能用布從郝萌反後

更疏順以魏續有內外之親悉奪順所將兵以與太祖
續及當攻戰故令順將續所領兵順亦終無恨意
之禽宮也問宮欲活老母及女不宮對曰宮聞孝治天
下者不絕人之親仁施四海者不乏人之祀老母在公
不在宮也太祖召養其母終其身嫁其女

魚氏典略曰
陳宮字公臺

東郡人也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相連結及
天下亂始隨太祖後自疑乃從呂布爲布畫策布每不
從其計下邳敗軍士執布及宮太祖皆見之與語平生
故布有求活之言太祖謂宮曰公臺卿平常自謂智計
有餘今竟何如宮顧指布曰但坐此人不能從宮言以至
於此若其見從亦未必爲禽也太祖笑曰今日之事當
如何宮曰爲臣不忠爲子不孝死自分也太祖曰卿如
是奈卿老母何宮曰宮聞將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
親老母之存否在明公也太祖曰若卿妻子何宮曰宮
聞將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之存否亦在
明公也太祖未復言宮曰請出就戮以明軍法遂趨出
不可止太祖泣而送之宮不還顧宮死後太祖待其家

皆厚
於初

陳登者字元龍在廣陵有威名又掎角呂布有功
加伏波將軍年三十九卒後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
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
氣不除備謂表曰許君論是非表曰欲言非此君爲善
士不宜虛言欲言是元龍名重天下備問汜君言豪寧
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客主之意
久不相與語自上大牀卧使客卧下牀備曰君有國士
之名今天下大亂帝主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
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
君語如小人欲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

間邪表大笑備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

耳造次難得比也

先賢行狀曰登忠亮高爽沈深有大略少有扶世濟民之志博覽載籍雅

有文藝舊典文章莫不貫綜年二十五舉孝廉除東陽長養耆育孤視民如傷是時世荒民饑州牧陶謙表登爲典農校尉乃巡土田之宜盡鑿溉之利秔稻豐積奉使到許太祖以登爲廣陵太守令陰合衆以圖呂布登在廣陵明審賞罰威信宣布海賊薛州之羣萬有餘戶束手歸命未及期年功化以就百姓畏而愛之登曰此可用矣太祖到下邳登率郡兵爲軍先驅時登諸弟在下邳城中布乃質執登三弟欲求和同登執意不撓進圍曰急布刺姦張弘懼爲後累夜將登三弟出就登布既伏誅登以功加拜伏波將軍甚得江淮間歡心於是

有吞滅江南之志孫策遣軍攻登於匡琦城賊初到旌甲覆水羣下咸以今賊衆十倍於郡兵恐不能抗可引

軍避之與其空城水人居陸不能久處必尋引去登厲聲曰吾受國命來鎮此土昔馬文淵之在斯位能南平

百越北滅羣狄吾旣不能遏除凶慝何逃寇之爲邪吾其出命以報國仗義以整亂天道與順克之必矣乃閉

門自守示弱不與戰將士銜聲寂若無人登乘城望形勢知其可擊乃申令將士宿整兵器昧爽開南門引軍詣賊營步騎抄其後賊周章方結陣不得還船登手執軍鼓縱兵乘之賊遂大破皆棄船迸走登乘勝追奔斬虜以萬數賊忿喪軍尋復大興兵向登登以兵不敵使功曹陳矯求救於太祖登密去城十里治軍營處所令多取柴薪兩束一聚相去十步縱橫成行令夜俱起火然其聚城上稱慶若太軍到賊望火驚潰登勒兵追奔斬首萬級遷登爲東城太守廣陵吏民佩其恩德共拔郡隨登老弱繼負而追之登曉語令還曰太守在卿郡頻致吳寇幸而克濟諸卿何患無令君乎孫權遂跨有江外太祖每臨大江而歎恨不早用陳元龍計而令封豕養其爪牙文帝追美登功拜登息肅爲郎中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父旻歷匈奴中郎將中山

太原太守所在有名

謝承漢書曰旻有幹事才達於從政爲漢良吏初從徐州從事辟司

徒府除盧奴令冀州舉尤異遷揚州刺史丹陽太守是時邊方有警羌胡出寇三府舉能遷旻匈奴中郎將討

賊有功徵拜議郎還京師見太尉袁逢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數旻具答言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爲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國其國大小道里近遠人數多少風俗燥濕山川草木鳥獸異物各種不與中國同者悉口陳其狀手畫地形逢奇其才歎息言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旻轉拜長水校尉終太原太守洪體貌魁梧有異於人舉孝廉爲郎時選三署郎以補縣長琅邪趙昱爲莒長東萊劉繇下邑長東海王朗菑丘長洪卽丘長靈帝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洪爲功曹董卓殺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未梟此誠天下義烈報恩効命之秋也今郡境尙全吏民殷富若動枹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爲天下倡先義之大者也超然其言

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亦素有心會于酸棗邈謂超曰聞弟爲郡守政教威恩不由已出動任臧洪洪者何人超曰洪才略智數優超超甚愛之海內奇士也邈卽引見洪與語大異之致之於劉兗州公山孔豫州公緒皆與洪親善乃設壇場方共盟誓諸州郡更相讓莫敢當咸共推洪洪乃升壇操槃歃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虐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剪覆四海兗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伯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戮力以致臣節殞首喪元必無二

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

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涕泣橫下聞其言者雖卒伍廝

養莫不激揚人思致節

臣松之案于時此盟止有劉岱等五人而已魏氏春秋橫內劉

表等數人皆非事實表保據江漢身未嘗出境何由得與洪同壇而盟乎

項之諸軍莫適先

進而食盡衆散超遣洪詣大司馬劉虞謀值公孫瓚之

難至河間遇幽冀二州交兵使命不達而袁紹見洪又

奇重之與結分合好會青州刺史焦和卒紹使洪領青

州以撫其衆

九州春秋曰初平中焦和爲青州刺史是時英雄並起黃巾寇暴和務及同盟俱入

京畿不暇爲民保障引軍踰河而西未久而袁曹二公與卓將戰於滎陽敗績黃巾遂屠裂城邑和不能禦

然軍器尙利戰士尙衆而耳目偵邏不設恐動之言妄至望寇奔走未嘗接風塵交旗鼓也欲作陷永九沈河

令賊不得渡禱祈羣神求用兵必利著筮常陳於前巫祝不去於側入見其清談干雲出則渾亂命不可知州遂蕭條悉爲丘墟也洪在州二年羣盜奔走紹歎其能徙爲東郡

太守治東武陽太祖圍張超於雍丘超言唯恃臧洪當來救吾衆人以爲袁曹方睦而洪爲紹所表用必不敗好招禍遠來赴此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背本者但恐見禁制不相及逮耳洪聞之果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兵又從紹請兵馬求欲救超而紹終不聽許超遂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紹令洪邑人陳琳書與洪喻以禍福責以恩義洪荅曰隔闕相思發於寐寤幸相去步武之間耳而以趣舍異規不得

相見其爲愴恨可爲心哉前日不遺比辱雅贖述叙禍福公私切至所以不卽奉答者旣學薄才鈍不足塞詰亦以吾子攜負側室息肩主人家在東州僕爲仇敵以是事人雖披中情墮肝膽猶身疏有罪言甘見怪方首尾不救何能恤人且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闇於大道不達余趣哉然猶復云云者僕以是知足下之言信不由衷將以救禍也必欲算計長短辯詰是非是非之論言滿天下陳之更不明不言無所損又言傷告絕之義非吾所忍行也是以捐棄紙筆一無所答亦冀遙忖其心知其計定不復渝變也重獲來命援引古今紛紜

六紙雖欲不言焉得已哉僕小人也本因行役寇竊大
州恩深分厚寧樂今日自還接刃每登城勒兵望主人
之旗鼓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擲矢不覺流涕之覆面也
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爲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當
受任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天子不悅本
州見侵郡將邁牖里之厄陳留克創兵之謀謀計棲遲
喪忠孝之名杖策攜背虧交友之分揆此二者與其不
得已喪忠孝之名與虧交友之道輕重殊塗親疏異畫
故便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故人住者側席去者克
己不汲汲於離友信刑戮以自輔則僕抗季札之志不

爲今日之戰矣何以效之昔張景明親登壇唾血奉辭
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然後但以拜章朝主賜
爵獲傳之故旋時之間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

臣松之案英雄記云袁紹使張景明郭公則高元才等
說韓馥使讓冀州然馥之讓位景明亦有其功其餘之
事未詳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

濱于死亡劉子瑣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威懷親以詐

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者也然輒僵斃麾下不

蒙虧除

臣松之案公孫瓚表列紹罪過云紹與故虎牙
將軍劉勳首共造兵勳仍有效而以小忿枉害

於勳紹罪七也
疑此是子瑣也

僕雖不敏又素不能原始見終觀微知

著竊度主人之心豈謂三子宜死罰當刑中哉實且欲

一統山東增兵討讐懼戰士狐疑無以沮勸故抑廢王命以崇承制慕義者蒙榮待放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也故僕鑒戒前人困窮死戰僕雖下愚亦嘗聞君子之言矣此實非吾心也乃主人招焉凡吾所以背棄國民用命此城者正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是以獲罪主人見攻踰時而足下更引此義以爲吾規無乃辭同趨異非吾子所爲休戚者哉吾聞之也義不背親忠不違君故東宗本州以爲親援中扶郡將以安社稷一舉二得以徼忠孝何以爲非而足下欲使吾輕本破家均君主主人主人之於我也年爲吾兄分爲篤

友道乖告去以安君親可謂順矣若子之言則包胥宜致命於伍員不當號哭於秦庭矣苟區區於攘患不知言乖乎道理矣足下或者見城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惟平生之好以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生故身著圖象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民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膂力作難北鄙將告倒縣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誠耳主人當鑒我曹輩反旌退師治兵鄴垣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

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那
加飛燕之屬悉以受王命矣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
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中興以成帝業苟可輔主
興化夫何嫌哉况僕親奉承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
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授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
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
而無聞焉悲哉本同而未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
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穀以盡外無彊救洪
自度必不免呼吏士謂曰袁氏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
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事空與此禍可

先城未敗將妻子出將吏士民皆垂泣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爲本朝郡將之故自致殘困吏民何忍當舍明府去也初尙掘鼠煮筋角後無可復食者主簿啓內厨米三斗請中分稍以爲糜粥洪歎曰獨食此何爲使作薄粥衆分歡之殺其愛妾以食將士將士咸流涕無能仰視者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紹生執洪紹素親洪盛施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此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呼張陳留爲兄

則洪府君亦宜爲弟同共戮力爲國除害何爲擁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執仇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令屈服原之見洪辭切知終不爲已用乃

殺之

徐衆三國評曰洪敦天下名義救舊君之危其恩足以感人情義足以勵薄俗然袁亦知己親友致

位州郡雖非君臣且實盟主既受其命義不應貳袁曹方睦夾輔皇室呂布反覆無義志在逾亂而邈超擅立布爲州牧其於王法乃一罪人也曹公討之袁氏弗救未爲非理也洪本不當就袁請兵又不當還爲怨讐爲洪計者苟力所不足可奔他國以求赴救若謀力未展以待事機則宜徐更觀釁效死於超何必誓守窮城而無變通身死殄民功名不立良可哀也

洪邑人陳容少爲書生親慕洪隨

洪爲東郡丞城未敗洪遣出紹令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

天意臧洪發舉爲郡將奈何殺之紹慙左右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評曰呂布有虓虎之勇而無英奇之略輕狡反覆唯利是視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滅也昔漢光武謬於龐萌近魏太祖亦蔽於張邈知人則哲唯帝難之信矣陳登臧洪並有雄氣壯節登降年夙隕功業未遂洪以兵

弱敵疆烈志不立惜哉

魏志卷七

魏志卷七考證

呂布以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爲騎都尉屯河內以布爲主簿○何焯曰爲騎都尉上當更有一原字

張邈勲大破敗注造策者非布先唱也○造策元本作告策

又注霸畏布引還抄暴○何焯曰疑作畏布抄暴衍引還二字

布遣人求救于術術自將千餘騎出戰敗走○臣明楷

按此二句應作布遣人求救于術自將千餘騎出戰下術字疑衍

然後葬之注鎧甲鬪具皆精練齊整○監本鬪誤作關
今改正

臧洪洪在州二年羣盜奔走紹歎其能○後漢書作紹
憚其能

不蒙虧除注紹與故虎牙將軍劉勲○監本訛作劉勳
今改正

魏志卷七考證

魏志卷八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公孫瓚 陶謙 張楊

公孫度

子康

康子晃

淵

康弟恭

張燕 張繡 張魯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也

令音郎定反支音其兒反

爲郡門下

書佐有姿儀大音聲故太守器之以女妻焉

典略曰瓚性辯慧每

白事不肯稍入常總說數曹事無有忘誤太守奇其才

遣詣涿郡盧植讀經後復

爲郡吏劉太守坐事徵詣廷尉瓚爲御車身執徒養及

劉徙日南瓚具米肉於北芒上祭先人舉觴祝曰昔爲人子今爲人臣當詣日南日南瘴氣或恐不還與先人辭於此再拜慷慨而起時見者莫不歔歔劉道得赦還瓚以孝廉爲郎除遼東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見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中約其從騎曰今不衝之則死盡矣瓚乃自持矛兩頭施刃馳出刺胡殺傷數十人亦亡其從騎半遂得免鮮卑懲艾後不敢復入塞遷爲涿令光和中涼州賊起發幽州突騎三千人假瓚都督行事傳使將之軍到薊中漁陽張純誘遼西烏丸丘力居等叛劫略薊中自號將軍

九州春秋曰純自號彌天將軍安定王

略吏民攻右北平遼西屬國諸城所至殘破瓚將所領
追討純等有功遷騎都尉屬國烏丸貪至王率種人詣
瓚降遷中郎將封都亭侯進屯屬國與胡相攻擊五六
年丘力居等鈔略青徐幽冀四州被其害瓚不能禦朝
議以宗正東海劉伯安既有德義昔爲幽州刺史恩信
流著戎狄附之若使鎮撫可不勞衆而定乃以劉虞爲

幽州牧

吳書曰虞東海恭王之後也遭世衰亂又與時
主疏遠仕縣爲戶曹吏以能治身奉職召爲郡

吏以孝廉爲郎累遷至幽州刺史轉甘陵相甚得東土
戎狄之心後以疾歸家常降身隱約與邑黨州閭同樂
共卹等齊有無不以名位自殊鄉曲咸共宗之時鄉曲
有所訴訟不以詣吏自投虞平之虞以情理爲之論制
皆大小敬從不以爲恨嘗有失牛者骨體毛色與虞牛
相似因以爲是虞便推與之後主自得本牛乃還謝罪

會甘陵復亂吏民思虞治行復以爲甘陵相甘陵大治
徵拜尚書令光祿勳以公族有禮更爲宗正英雄記曰
虞爲博平令治正推平高尚純樸境內無盜賊災害不
生時鄰縣接壤蝗蟲爲害至博平界飛過不入魏書曰
虞在幽州清靜儉約以禮義化民靈帝時南宮災吏遷
補州郡者皆責助治宮錢或一千萬或二千萬富者以
私財辦或發民錢以備之貧而清慎者無以虞到遣使
充調或至自殺靈帝以虞清貧特不使出錢

至胡中告以利害責使送純首丘力居等聞虞至喜各
遣譯自歸瓚害虞有功乃陰使人徼殺胡使胡知其情

間行詣虞虞上罷諸屯兵但留瓚將步騎萬人屯右北

平純乃棄妻子逃入鮮卑爲其客王政所殺送首詣虞

封政爲列侯虞以功卽拜太尉封襄賁侯

英雄記曰虞讓太尉因薦

衛尉趙謨益州牧劉焉豫州牧
黃琬南陽太守羊續並任爲公
會董卓至洛陽遷虞大

司馬瓚奮武將軍封薊侯關東義兵起卓遂劫帝西遷
徵虞爲太傅道路隔塞信命不得至袁紹韓馥議以爲
少帝制於姦臣天下無所歸心虞宗室知名民之望也

遂推虞爲帝遣使詣虞虞終不肯受紹等復勸虞領尚

書事承制封拜虞又不聽然猶與紹等連和

九州春秋曰紹馥使

故樂浪太守甘陵張岐齋議詣虞使卽尊號虞厲聲呵岐曰卿敢出此言乎忠孝之道旣不能濟孤受國恩天下擾亂未能竭命以除國恥望諸州郡烈義之士勦力西面援迎幼主而乃妄造逆謀欲塗污忠臣邪吳書曰馥以書與袁術云帝非孝靈子欲依絳灌誅廢少主迎立代王故事稱虞功德治行華夏少二當今公室枝屬皆莫能及又云昔光武去定王五世以大司馬領河北耿弇馮異勸卽尊號卒代更始今劉公自恭王枝別其數亦五以大司馬領幽州牧此其與光武同是時有四星會于箕尾馥稱識云神人將在燕分又言濟陰男子

王定得玉印文曰虞爲天子又見兩日出於代郡謂虞當代立紹又別書報術是時術陰有不臣之心不利國家有長主外託公義以答拒之紹亦使人私報虞虞以國有正統非人臣所宜言固辭不許乃欲圖奔匈奴以自絕紹等乃止虞於是奉職脩貢愈益恭肅諸外國羌胡有所貢獻道路不通皆爲傳送致之京師

虞子和爲侍中在長安天子思東歸使和僞逃卓潛出武關詣虞令將兵來迎和道經袁術爲說天子意術利虞爲援留和不遣許兵至俱西令和爲書與虞虞得和書乃遣數千騎詣和瓚知術有異志不欲遣兵止虞虞不可瓚懼術聞而怨之亦遣其從弟越將千騎詣術以自結而陰教術執和奪其兵由是虞瓚益有隙和逃術來北復爲紹所留是時術遣孫堅屯陽城拒卓紹使周昂奪

與處稱道越與堅攻昂不勝越爲流矢所中死瓚怒曰

余弟死禍起於紹遂出軍屯磐河將以報紹紹懼以所

佩渤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欲以結援範遂

以渤海兵助瓚破青徐黃巾兵益盛進軍界橋典略載瓚表紹

罪狀口臣聞皇羲以來始有君臣上下之事張化以導

民刑罰以禁暴今行車騎將軍袁紹托其先軌寇竊人

爵既性暴亂厥行淫穢昔爲司隸校尉會國家值喪禍

之際太后承攝何氏輔政紹專爲邪媚不能舉直至令

丁原焚燒孟津招來董卓造爲亂根紹罪一也卓旣入

雒而主見質紹不能權謀以濟君父而棄置節傳逆竄

逃亡忝辱爵命背上不忠紹罪二也紹爲渤海太守默

選戎馬當攻董卓不告父兄至使太傅門戶太僕母子

一旦而斃不仁不孝紹罪三也紹旣興兵涉歷二年不

卹國難廣自封殖乃多以資糧專爲不急割剝富室收

考責錢百姓吁嗟莫不痛怨紹罪四也韓馥之迫竊其

虛位矯命詔恩刻金玉璽每下文書皂囊施檢文曰

乾隆四年校刊

詔書一封郝口復反鄉侯印昔新室之亂漸以卽真今
詔所施擬而方之紹罪五也紹令崔巨業候視星日財
貨賂遺與共飲食克期會合攻鈔郡縣此豈大臣所當
宜爲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勲首共造兵勲仍
有劾又降服張楊而以小忿枉害於勲信用讒慝殺害
有功紹罪七也紹又上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
貢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并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
子以母貴紹母親爲婢使紹實微賤不可以爲人後以
義不宜乃據豐隆之重任忝汚王爵損辱袁宗紹罪九
也又長沙太守孫堅前領豫州刺史驅走董卓掃除陵
廟其功莫大紹令周昂盜居其位斷絕堅糧令不得入
使卓不被誅紹罪十也臣又每得後將軍袁術書云紹
非術類也紹之罪戾雖南山之竹不能載昔姬周政弱
王道陵遲天子遷都諸侯背叛於是齊桓立柯亭之盟
晉文爲踐土之會伐荆楚以致菁茅誅曹衛以彰無禮
臣雖闕茸名非先賢蒙被朝恩當此重任職在鈇鉞奉
辭伐罪輒與諸將州郡兵討紹等若事克捷罪人斯得
庶績桓文忠誠之効攻戰形狀前後續上遂興兵與紹
對戰紹
不勝
以嚴綱爲冀州田楷爲青州單經爲兗州置諸

郡縣紹軍廣川令將麴義先登與瓚戰生禽綱瓚軍敗走渤海與範俱還薊於大城東南築小城與虞相近稍相恨望虞懼瓚爲變遂舉兵襲瓚虞爲瓚所敗出奔居庸瓚攻拔居庸生獲虞執虞還薊會卓死天子遣使者段訓增虞邑督六州瓚遷前將軍封易侯瓚誣虞欲稱

尊號脅訓斬虞

魏氏春秋曰初劉虞和輯戎狄瓚以胡夷難禦當因不賓而討之今加財賞必

益輕漢効一時之名非久長深慮故虞所賞賜瓚輒抄奪虞數請會稱疾不往至是戰敗虞欲討之告東曹掾

右北平人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領以公爲歸謀臣爪牙

不可無也瓚文武才力足恃雖有小惡固宜容忍乃止

後一年攸病死虞又與官屬議密令衆襲瓚瓚部曲放

散在外自懼敗掘東城門欲走虞兵無部伍不習戰又

愛民屋敕令勿燒故瓚得放火因以精銳衝突虞衆大

潰奔居庸城瓚攻及家屬以還殺害州府衣冠善士殆

盡典略曰瓚曝虞於市而祝曰若應爲天子者天當降
雨救之時盛暑竟曰不雨遂殺虞英雄記曰虞之見殺
故常山相孫瑾掾張逸張瓚等忠義奮發相與就虞罵瓚極口然後同死瓚上訓爲幽州刺

史瓚遂驕矜記過忘善多所賊害

英雄記曰瓚統內外衣冠子弟有材秀者

必抑困使在窮苦之地或問其故答曰今取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貴之皆自以爲職當得之不謝人善也所寵遇驕恣者類多庸兒若故卜數師劉緯臺販繪李移子賈人樂何當等三人與之定兄弟之誓自號爲伯三人者爲仲叔季富皆巨億或取其女以配已子常稱古者曲周灌嬰之屬以譬也 虞從事漁陽

鮮于輔齊周騎都尉鮮于銀等率州兵欲報瓚以燕國

閻柔素有恩信共推柔爲烏丸司馬柔招誘烏丸鮮卑

得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北大

破之斬丹袁紹又遣麴義及虞子和將兵與輔合擊瓚

瓚軍數敗乃走還易京固守

英雄記曰先是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

大如礪惟有此中可避世瓚以易當之乃築京固守瓚別將有爲敵所圍義不救也其言曰救一人使後將恃救不力戰今不救此後將當念在自勉是以袁紹始北擊之時瓚南界上別營自度守則不能自固又知必不見救是以或自殺其將帥或爲紹兵所破遂令紹軍徑至其門臣松之以爲童謠之言無不皆驗至如此記似若無徵謠言之作蓋令瓚終始保易無事遠略而瓚因破黃巾之威意志張遠遂置三州刺史圖滅袁氏所以致敗也

爲圍塹十重於塹裏築京皆高五六丈爲樓其上

中塹爲京特高十丈自居焉積穀三百萬斛

英雄記曰瓚諸將家

家各作高樓樓以千計瓚作鐵門居樓上屏去左右婢妾侍側汲上文書

瓚曰昔謂天下事

可指麾而定今日視之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田畜穀

兵法百樓不攻今吾樓櫓千重食盡此穀足知天下之

事矣欲以此弊紹紹遣將攻之連年不能拔

漢晉春秋曰袁紹與

瓚書曰孤與足下既有前盟舊要申之以討亂之誓愛過夷叔分著丹青謂爲旅力同仇足踵齊晉故解印釋紱以北帶南分割膏腴以奉執事此非孤赤情之明驗邪豈寤足下棄烈士之高義尋禍亡之險蹤輒而改慮以好易怨盜遣士馬犯暴豫州始聞甲卒在南親臨戰陣懼於飛矢迸流狂刀橫集以重足下之禍徒增孤子之咎讐也故爲薦書懇惻冀可改悔而足下超然自逸矜其威詐謂天罔可吞豪雄可滅果令貴弟殞於鋒刃之端斯言猶在於耳而足下曾不尋討禍源克心罪已苟欲逞其無疆之怒不顧逆順之津匿怨害民騁於余躬遂躍馬控弦處我疆土毒徧生民辜延白骨孤辭不獲已以登界橋之役是時足下兵氣霆震駿馬電發僕師徒肇合機械不嚴疆弱殊科衆寡異論假天之助小戰大克遂陵躡奔背因壘館穀此非天威棗謀福豐有禮之符表乎足下志猶未厭乃復糾合餘燼率我蚩賊以焚蕪渤海孤又不獲寧用及龍河之師羸兵前誘大軍未濟而足下膽破衆散不鼓而敗兵衆擾亂君臣並奔此又足下之爲非孤之咎也自此以後禍隙彌深孤

之師旅不勝其忿遂至積尸爲京頭顱滿野愍彼無辜未嘗不慨然失涕也後比得足下書辭意婉約有改往脩來之言僕旣欣於舊好克復且愍兆民之不寧每輒引師南駕以順簡書弗盈一時而北邊羽檄之文未嘗不至孤是用痛心疾首靡所錯情夫處三軍之帥當列將之任宜令怒如嚴霜喜如時雨臧否好惡坦然可觀而足下二三其德疆弱易謀急則曲躬緩則放逸行無定端言無質要爲壯士者固若此乎旣乃殘殺老弱幽土憤怨衆叛親離子然無黨又烏丸濊貊皆與足下同州僕與之殊俗各奮迅激怒爭爲鋒銳又東西鮮卑舉踵來附此非孤德所能招乃足下驅而致之也夫當荒危之世處干戈之險內違同盟之誓外失戎狄之心兵興州壤禍發蕭牆將以定霸不亦難乎前以西山陸梁出兵平討會翹義餘殘畏誅逃命故遂住大軍分兵撲蕩此兵孤之前行乃界橋拳旗拔壘先登制敵者也始聞足下鐫金紆紫命以元帥謂當因茲奮發以報孟明之耻是故戰夫引領竦望旌旆怪遂含光匿影寂爾無聞卒臻屠滅相爲惜之夫有平天下之怒希長世之功權御師徒帶養戎馬叛者無討服者不收威懷並喪何以立名今舊京克復天罔云補罪人斯亡忠幹翼化華

夏儼然望於穆之作將戢干戈放散牛馬足下獨何守
區區之士保軍內之廣甘惡名以速朽亡令德之久長
壯而籌之非良策也宜釋憾除嫌敦我舊好若斯言之
玷皇天是聞瓚不答而增脩戎備謂關靖曰當今四方
虎爭無有能坐吾城下相守經

建安四年紹悉軍圍之

瓚遣子求救於黑山賊復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南山

擁黑山之衆陸梁冀州橫斷紹後長史關靖說瓚曰今

將軍將士皆已土崩瓦解其所以能相守持者顧戀其

居處老小以將軍爲主耳將軍堅守曠日袁紹要當自

退自退之後四方之衆必復可合也若將軍今舍之而

去軍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將軍失本孤在草野

何所成邪瓚遂止不出

英雄記曰關靖字士起太原人本酷吏也諂而無大謀特爲瓚

應信

救至欲內外擊紹遣人與子書刻期兵至舉火爲

應

典略曰瓚遣行人文則齋書告子續曰袁氏之攻似若神鬼鼓角鳴於地中梯衝舞吾樓上日窮月蹶無

所聊賴汝當碎首於張燕速致輕騎到者當起烽火於北吾當從內出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汝欲求安足之地其可得乎獻帝春秋曰瓚夢薊城崩知必敗乃遣間使與續書紹侯者得之使陳琳更其書曰蓋聞在昔衰周之世僵尸流血以爲不然豈意今日身當其衝其餘語與典略所載同紹侯者得其書

如期舉火瓚以爲救兵至遂出欲戰紹設伏擊大破之

復還守紹爲地道突壞其樓稍至中京

英雄記曰袁紹分部攻者掘地

爲道穿穴其樓下稍稍施木柱之度足達半便燒所施之柱樓輒傾倒

瓚自知己必敗盡殺

其妻子乃自殺

漢晉春秋曰關靖曰吾聞君子陷人於危必同其難豈可獨生乎乃策馬赴紹

軍而死紹悉送其首於許

鮮于輔將其衆奉王命以輔爲建忠將軍

督幽州六郡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閻柔遣使詣太

祖受事遷護烏丸校尉而輔身詣太祖拜左渡遼將軍

封亭侯遣還鎮撫本州

魏略曰輔從太祖於官渡袁紹破走太祖喜顧謂輔曰如前歲

本初送公孫瓚頭來孤自視忽然耳而今克之此既天意亦二三子之力

太祖破南皮柔將

部曲及鮮卑獻名馬以奉軍從征三郡烏丸以功封關

內侯

魏略曰太祖甚愛閻柔每謂之曰我視卿如子弟亦欲卿視我如父也柔由此自託於五官將如兄弟

輔亦率其衆從文帝踐阼拜輔虎牙將軍柔渡遼將軍

皆進封縣侯位特進

陶謙字恭祖丹陽人

吳書曰謙父故餘姚長謙少孤始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十四猶綴帛

爲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僮皆隨之故蒼梧太守同縣甘公出遇之塗見其容貌異而呼之住車與語甚悅因

度如何以女許之公夫人聞之怒曰妾聞陶家兒敖戲無少

好學爲諸生仕州郡舉茂才除盧令

吳書曰謙性剛直有大節少察孝廉

拜尚書郎除舒令郡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友意殊親之而謙恥爲之屈與衆還城因以公事進見坐罷磐常私還入與謙飲宴或拒不爲留常以舞屬謙謙不爲起固彊之及舞又不轉磐曰不當轉邪曰不可轉轉則勝人由是不樂卒以構隙謙在官清白無以糾遷幽州舉祠靈星有贏錢五百欲以贖之謙委官而去

刺史徵拜議郎參車騎將軍張溫軍事西討韓遂

吳書曰會

西羌寇邊皇甫嵩爲征西將軍表請武將召拜謙揚武都尉與嵩征羌大破之後邊章韓遂爲亂司空張溫銜命征討又請謙爲參軍事接遇甚厚而謙輕其行事心懷不服及軍罷還百寮高會溫屬謙行酒謙衆辱溫溫怒徙謙於邊或說溫曰陶恭祖本以材略見重於公一朝以醉飲過失不蒙容貸遠棄不毛厚德不終四方人士安所歸望不如釋憾除恨克復初分於以遠聞德美溫然其言乃追還謙謙至或人謂謙曰足下輕辱三公

罪自己作今蒙釋宥德莫厚矣宜降志卑辭以謝之謙
曰諾又謂溫曰陶恭祖今深自罪責思在變革謝天子
禮畢必詣公門公宜見之以慰其意時溫於宮門見謙
謙仰曰謙自謝朝廷豈爲公邪溫曰恭祖癡病尚未除
邪遂爲之置會徐州黃巾起以謙爲徐州刺史擊黃巾
酒待之如初

破走之董卓之亂州郡起兵天子都長安四方斷絕謙
遣使間行致貢獻遷安東將軍徐州牧封溧陽侯是時

徐州百姓殷盛穀米豐贍流民多歸之而謙背道任情

廣陵太守琅邪趙昱徐方名士也以忠直見疏

謝承漢書曰昱

年十三母嘗病經涉三月昱慘戚消瘠至目不交睫握
粟出卜祈禱泣血鄉黨稱其孝就處士東莞綦母君受
公羊傳兼該羣業至歷年潛志不闕園圃親疏希見其
面時入定省父母須臾卽還高潔廉正抱禮而立清英
儼格莫干其志旌善以興化彈邪以矯俗州郡請召常
稱病不應國相檀謨陳遵共召不起或與盛怒終不迴

孝廉陳莒長宜揚五教政爲國表會黃巾作亂陸
梁五郡郡縣發兵以爲先辦徐州刺史巴祇表功第一
當受遷賞昱深以爲恥委官還家徐州牧陶謙初辟別
駕從事辭疾遜遁謙重令揚州從事會稽吳範宣旨昱
守意不移欲威以刑罰然後乃起舉茂才遷廣陵太守
賊笮融從臨淮見討迸入郡界昱將兵拒戰敗績見害

曹宏等讒慝小人也謙親任之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
害由是漸亂下邳闕宣自稱天子謙初與合從寇鈔後
遂殺宣并其衆初平四年太祖征謙攻拔十餘城至彭
城大戰謙兵敗走死者萬數泗水爲之不流謙退守剡

太祖以糧少引軍還

吳書曰曹公父於泰山被殺歸咎於謙欲伐謙而畏其疆乃表令州

郡一時罷兵詔曰今海內擾攘州郡起兵征夫勞瘁寇
難未弭或將吏不良因緣討捕侵侮黎民離害者衆風
聲流聞震蕩城邑丘牆懼於橫暴貞良化爲羣惡此何
異乎抱薪救焚扇火止沸哉今四民流移託身佗方攜

白首於山野棄稚子於溝壑顧故鄉而哀歎向阡陌而流涕饑厄困苦亦曰甚矣雖悔往者之迷謬思奉教於今日然兵屯據欲止而不敢散也詔書到其各罷遣甲士以阻兵屯據欲止而不敢散也詔書慰示遠近咸使聞知還親農桑惟留常員吏以其官署慰示遠近咸使聞知議被詔乃上書曰臣聞懷遠柔服非德不集克難平亂非兵不濟是以涿鹿版泉三苗之野有五帝之師百扈鬼方商奄四國有王者之伐自古在昔未有不揚威以弭亂震武以止暴者也臣前初以黃巾亂治受策長驅匪遑啓處雖憲章勅戒奉宣威靈敬行天誅每伐輒克然妖寇類衆殊不畏死父兄殲殪子弟羣起治屯連兵至今爲患若承命解甲弱國自虛釋武備以資亂損官威以益寇今日兵罷明日難必至上忝朝廷寵授之本下令羣凶日月滋蔓非所以彊幹弱枝遏惡止亂之務也臣雖愚蔽忠恕不昭抱思念報所不忍行輒勒部曲申令警備出芟彊寇惟力是視入宣德澤躬奉職事冀效微勞以贖罪負又曰華夏沸擾于今未弭包茅不入職貢多闕寤寐憂歎無日敢寧誠思貢獻必至薦羞獲通然後銷鋒解甲臣之願也臣前調穀百萬斛已在水次輒勅兵衛送曹公得謙上事知不罷兵乃進攻彭城

多殺人民謙引兵擊之青州刺史田楷亦以兵救謙公引兵還臣松之案此時天子在長安曹公尚未秉政罷兵之詔不得由曹氏出興平元年復東征略定琅邪東海諸縣謙

恐欲走歸丹陽會張邈叛迎呂布太祖還擊布是歲謙

病死吳書曰謙死時年六十三張昭等爲之哀辭曰猗與使君君侯將軍膺秉懿德允武允文體足剛直

守以溫仁令舒及盧遺愛于民牧幽暨徐甘棠是均憬憬夷貊賴侯以清蠶蠹妖寇匪侯不寧唯帝念績爵命

以章旣牧且侯啓土溧陽遂升上將受號安東將平世難社稷是崇降年不永奄忽殂薨喪覆失恃民知困窮

曾不旬日五郡潰崩哀我人斯將誰仰馮追思靡及仰叫皇穹嗚呼哀哉謙二子商應皆不仕

張楊字稚叔雲中人也以武勇給并州爲武猛從事靈

帝末天下亂帝以所寵小黃門蹇碩爲西園上軍校尉

軍京都欲以禦四方徵天下豪傑以爲偏裨太祖及袁

紹等皆爲校尉屬之

靈帝紀曰以虎賁中郎將袁紹爲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爲下軍

校尉議郎曹操爲典軍校尉趙融馮芳爲助軍校尉夏牟淳于瓊爲左右校尉并州刺史丁原

遣楊將兵詣碩爲假司馬靈帝崩碩爲何進所殺楊復爲進所遣歸本州募兵得千餘人因留上黨擊山賊進敗董卓作亂楊遂以所將攻上黨太守於壺關不下略諸縣衆至數千人山東兵起欲誅卓袁紹至河內楊與紹合復與匈奴單于於夫羅屯漳水單于欲叛紹楊不從單于執楊與俱去紹使將麴義追擊於鄴南破之單于執楊至黎陽攻破渡遼將軍耿祉軍衆復振卓以楊爲建義將軍河內太守天子之在河東楊將兵至安邑

拜安國將軍封晉陽侯楊欲迎天子還洛諸將不聽楊
還野王建安元年楊奉董承韓暹挾天子還舊京糧乏
楊以糧迎道路遂至洛陽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
之幸有公卿大臣楊當捍外難何事京都遂還野王卽
拜爲大司馬

英雄記曰楊性仁和無威刑下人謀反發覺對之涕泣輒原不問

楊素與

呂布善太祖之圍布楊欲救之不能乃出兵東市遙爲
之勢其將楊醜殺楊以應太祖楊將眭固殺醜將其衆
欲北合袁紹太祖遣史渙邀擊破之於犬城斬固盡收

其衆也

典略曰固字白兔旣殺楊醜軍屯射犬時有巫誠固曰將軍字兔而此邑名犬兔見犬其勢必

驚宜急移去固不從遂戰死

公孫度字升濟本遼東襄平人也度父延避吏居玄菟任度爲郡吏時玄菟太守公孫域子豹年十八歲早死度少時名豹又與域子同年域見而親愛之遣就師學爲取妻後舉有道除尚書郎稍遷冀州刺史以謠言免同郡徐榮爲董卓中郎將薦度爲遼東太守度起玄菟小吏爲遼東郡所輕先時屬國公孫昭守襄平令召度子康爲伍長度到官收昭笞殺於襄平市郡中名豪大姓田韶等宿遇無恩皆以法誅所夷滅百餘家郡中震慄東伐高句驪西擊烏丸威行海外初平元年度知中國擾攘語所親吏柳毅陽儀等曰漢祚將絕當與諸卿

王耳

魏書曰度語毅儀識書云孫登當爲天子太守姓公孫字升濟升卽登也

時襄平延

里社生大石長丈餘下有二小石爲之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冠石之祥而里名與先君同社主土地明當有土地而三公爲輔也度益喜故河內太守李敏郡中知名惡度所爲恐爲所害乃將家屬入于海度大怒掘其

父冢剖棺焚屍誅其宗族

晉陽秋曰敏子追求敏出塞越二十餘年不娶州里徐邈

責之曰不孝莫大於無後何可終身不娶乎乃娶妻生子膺而遣妻常如居喪之禮不勝憂數年而卒膺生不識父母及有識蔬食哀戚亦如三年之喪以祖父不知存亡設主奉之由是知名仕至司徒臣松之案本傳云敏將家入海而復與子相失未詳其故

分遼東郡爲遼西中遼郡置太守

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立爲遼東侯平州牧

追封父延爲建義侯立漢二祖廟承制設壇墀於襄平城南郊祀天地籍田治兵乘鸞路九旒旄頭羽騎太祖表度爲武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曰我王遼東何永寧也藏印綬武庫度死子康嗣位以永寧鄉侯封弟恭是歲建安九年也十二年太祖征三郡烏丸屠柳城袁尚等奔遼東康斬送尚首語在武紀封康襄平侯拜左將軍康死子晃淵等皆小衆立恭爲遼東太守文帝踐阼遣使卽拜恭爲車騎將軍假節封平郭侯追贈康大司馬初恭病陰消爲闔人劣弱不能治國太和二年淵脅奪恭位明帝卽位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淵遣使南

通孫權往來賂遺

吳書載淵表權曰臣伏惟遭天地反易遇無妄之運王路未夷傾側擾攘

自先人以來歷事漢魏階緣際會爲國效節繼世享任
得守藩表猶知符命未有攸歸每感厚恩頻辱顯使退
念人臣交不越境是以固守所執拒違前使雖義無二
信敢忘大恩陛下鎮撫長存小國前後裴校尉葛都尉
等到奉被勅誠聖旨彌密重統累素幽明備著所以申
示之事言提其耳臣晝則謳吟宵則發夢終身誦之志
不知足季末凶荒乾坤否塞兵車未戢人民蕩析仰此
天命將有眷顧私從一隅永瞻雲日今魏家不能採錄
忠善褒功臣之後乃令讒譖得行其志聽幽州刺史東
萊太守誑誤之言猥興州兵圖害臣郡臣不負魏而魏
絕之蓋聞人臣有去就之分田饒適齊樂毅走趙以不
得事主故保有道之君陳平耿況亦觀時變卒歸於漢
勒名帝籍伏惟陛下德不再出時不世遇是以悽悽懷
慕自納望遠視險有如近易誠願神謨蚤定洪業奮六
師之勢收河洛之地爲聖代宗天下幸甚魏略曰國家
知淵兩端而恐遼東吏民爲淵所誤故公文下遼東因
赦之曰告遼東立堯將校吏民逆賊孫權遭遇亂階因
其先人劫略州郡遂成羣凶自擅江表含垢藏疾冀其

可化故割地王權使南面稱孤位以上將禮以九命權親又手北向稽顙假人臣之寵受人臣之榮未有如權者也狼子野心告令難移卒歸反覆背恩叛主滔天逆神乃敢僭號恃江湖之險阻王誅未加比年已來復遠遣船越渡大海多持貨物誑誘邊民邊民無知與之交關長吏以下莫肯禁止至使周賀浮舟百艘沈滯津岸貿遷有無旣不疑拒齋以名馬又使宿舒隨賀通好十室之邑猶有忠信陷君於惡春秋所書也今遼東立菟奉事國朝紆青拖紫以千百爲數戴纒垂纓咸佩印綬曾無匡正納善之言龜玉毀於匱虎兕出於柙是誰之過歟國朝爲子大夫羞之昔狐突有言父教子貳何以事君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乃阿順邪謀脅從姦惑豈獨父兄之教不詳子弟之舉習非而已哉若苗穢害田隨風烈火芝艾俱焚安能白別乎且又此事固然易見不及鑒古成敗書傳所載也江南海北有萬里之限遼東君臣無怵惕之患利則義所不利貴則義所不貴此爲厭安樂之居求危亡之禍賤忠貞之節重背叛之名蠻貊之長猶知愛禮以此事人亦難爲顏且又宿舒無罪擠使入吳奉不義之使始與家訣涕泣而行及至賀死之日覆衆成山舒雖脫死魂魄離身何所逼迫乃至

於此今忠臣烈將咸忿遼東反覆攜貳皆欲乘桴浮海
期於肆意朕爲天下父母加念天下新定旣不欲勞動
干戈遠涉大川費役如彼又悼邊陲遺餘黎民迷誤如
此故遣郎中衛慎邵瑁等且先奉詔示意若股肱忠良
能效節立信以輔時君反邪就正以建大功福莫大焉
儻恐自嫌已爲惡逆所見染汙不敢倡言永懷伊戚其
諸與賊使交通皆赦除之與之更始

權遣使張彌許晏等齎金玉珍寶立淵爲燕王淵亦恐權遠不可恃且貪貨物誘致其使悉

斬送彌晏等首

魏略載淵表曰臣前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孫綜甘言厚禮以誘吳賊幸賴天道

福助大魏使此賊虜暗然迷惑違戾羣下不從衆諫承
信臣言遠遣船使多將士卒來致封拜臣之所執得如
本志雖憂罪釁私懷幸甚賊衆本號萬人舒綜伺察可
七八千人到沓津僞使者張彌許晏與中郎將萬泰校
尉裴潛將吏兵四百餘人齎文書命服什物下到臣郡
泰潛別齎致遺貨物欲因市馬軍將賀達虞咨領餘衆
在船所臣本欲須涼節乃取彌等而彌等人兵衆多見
臣不便承受吳命意有猜疑懼其先作變態妄生卽進

兵圍取斬彌晏秦潛等首級其吏從兵衆皆士伍小人
給使東西不得自由面縛乞降不忍誅殺輒聽納受徙
充邊城別遣將韓起等率將三軍馳行至沓使領長史
柳遠設賓主禮誘請達沓三軍潛伏以待其下又驅羣
馬貨物欲與交市達沓懷疑不下使諸市買者五六百
人下欲交市起等金鼓始震鋒矢亂發斬首三百餘級
被創赴水沒溺者可二百餘人其散走山谷來歸降及
藏竄饑餓死者不在數中得銀印銅印兵器資貨不可
勝數謹遣西曹掾公孫珩奉送賊權所假臣節印綬符
策丸錫什物及彌等僞節印綬首級又曰宿舒孫綽前
到吳賊權問臣家內小大舒綽對臣有三息脩別屬亡
弟權敢姦巧便擅拜命謹封送印綬符策臣雖無昔人
洗耳之風慙爲賊權汙損所加旣行天誅猶有餘忿又
曰臣父康昔殺權使結爲讎隙今乃譎欺遣使誘致令
權傾心虛國竭祿遠命上卿寵授極位震動南土備盡
禮數又權待舒綽契闊委曲君臣上下畢歡竭情而令
四使見殺梟示萬里士衆流離屠戮津渚慙耻遠布痛
辱彌天權之怨疾將刻肌骨若天衰其業使至喪隕權
將內傷憤激而死若期運未訖將播毒螫必恐長地來
爲寇害徐州諸屯及城陽諸郡與相接近如有叛衆後

年向海門得其消息乞速告臣使得備豫又曰臣門戶受恩實深實重自臣承攝卽事以來連被榮寵殊特無量分當隕越竭力致死而臣狂愚意計迷闇不卽禽賊以至見疑前章表所陳情趣事勢實但欲罷斃此賊使困自絕誠不敢背累世之恩附僭盜之虜也而後愛憎之人緣事加誣僞生節目卒令明聽疑於市虎移恩改愛興動威怒幾至沈沒長爲負忝幸賴慈恩猶垂三宥使得補過解除愆責如天威遠加不見假借早當糜碎辱先廢祀何緣自明建此微功臣旣喜於事捷得自申展悲於疇昔至此變故餘怖踊躍未敢便寧唯陛下旣崇春日生全之仁除忿塞隙抑弭纖介推今亮往察臣本心長令抱戴銜分三泉又曰臣被服光榮恩情未報而以罪釁自招譴怒分當卽戮爲衆社戒所以越典詭常僞通於吳誠自念窮迫報效未立而爲天威督罰所加長恐奄忽不得自洗故敢自闕替廢於一年遣使誘吳知其必來權之求郡積有年歲初無倡答一言之應今權得使來必不疑至此一舉果如所規上卿大衆翕赫豐盛財貨賂遺傾國極位到見禽取流離死亡千有餘人滅絕不反此誠暴猾賊之鋒摧矜夸之巧昭示天下破損其業足以慙之矣臣之懷懷念效於國雖有非

常之過亦有非常之功願陛下原其踰關之愆采其毫毛之善使得國恩保全終始矣

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持節領郡如故

魏名臣奏載中領軍夏侯獻表

曰公孫淵昔年敢違王命廢絕計貢者實挾兩端既恃阻險又怙孫權故敢跋扈恣睢海外宿舒親見賊權軍衆府庫知其弱少不足憑恃是以決計斬賊之使又高句麗濊貊與淵爲仇並爲寇鈔今外失吳援內有胡寇心知國家能從陸道勢不得不懷惶懼之心因斯之時宜遣使示以禍福奉車都尉弘武皇帝時始奉使命開通道路文皇帝卽位欲通使命遣弘將妻子還歸鄉里賜其車牛絹百匹弘以受恩歸死國朝無有還意乞留妻子身奉使命公孫康遂稱臣妾以弘奉使稱意賜爵關內侯弘性果烈乃心於國夙夜拳拳念自竭效冠族子孫少好學問博通書記多所關涉口論敏捷辯而不俗附依典諾若出胷臆加仕本部常在入右彼方士人素所敬服若當遣使以爲可使弘行弘乃自舊土習其國俗爲說利害辯足以動其意明足以見其事才足以行之辭足以見信若其計從雖鄙生之降齊王陸賈之說尉佗亦無以遠過也欲進遠路不宜釋騏驥將已

鶴疾不宜廢扁鵲願察愚言也使者至淵設甲兵爲軍陣出見使者又

數對國中賓客出惡言

吳書曰魏遣使者傅容聶夔拜淵爲樂浪公淵計吏從洛陽還

語淵曰使者左駿伯使皆擇勇力者非凡人也淵由是疑怖容夔至住學館中淵先以步騎圍之乃入受拜容夔大怖由是還洛言狀景初元年乃遣幽州刺史毋丘儉等齎璽

書徵淵淵遂發兵逆於遼隧與儉等戰儉等不利而還

淵遂自立爲燕王置百官有司遣使者持節假鮮卑單

于璽封拜邊民誘呼鮮卑侵擾北方

魏書曰淵知此變非獨出儉遂爲備

遣使謝吳自稱燕王求爲與國然猶令官屬上書自直於魏曰大司馬長史臣郭昕參軍臣柳蒲等七百八十九人言奉被今年七月己卯詔書伏讀懇切精魄散越不知身命所當投措昕等伏自惟省螻蟻小醜器非時用遭值于載被受公孫淵祖考以來光明之德惠澤沾渥滋聞榮華無寸尺之功有負乘之累遂蒙褒獎登名

天府並以駑蹇附龍託驥紆青拖紫飛騰雲梯感恩惟
 報死不擇地臣等聞明君在上聽政采言人臣在下得
 無隱情是以因緣訴讓冒犯愆寃郡在藩表密邇不羈
 平昔三州轉輸費調以供賞賜歲用累億虛耗中國然
 猶跋扈虔劉邊陲烽火相望羽檄相逮城門晝閉路無
 行人州郡兵戈奔散覆沒淵祖父度初來臨郡承受荒
 殘開日月之光建神武之略聚烏合之民掃地爲業威
 震耀于殊俗德澤被于羣生遼土之不壞實度是賴孔
 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向不遭度則郡早爲丘墟
 而民係於虜庭矣遺風餘愛永存不朽度旣薨俎吏民
 感慕欣戴于康尊而奉之康踐統洪緒克壯徽猷文昭
 武烈邁德種仁乃心京輦翼翼虔恭佐國平亂效績紛
 紜功隆事大勲戴王府度康當值武皇帝休明之會合
 策明之計夾輔漢室降身委質卑已事魏匪處小厭大
 畏而服焉乃募託高風懷仰盛懿也武皇帝亦虛心接
 納待以不次功無巨細每不見忘又命之曰海北地土
 割以付君世世子孫實得有之皇天后土實聞德音臣
 庶小大豫在下風奉以周旋不敢失墜淵生有蘭石之
 姿少含愷悌之訓允文允武忠惠且直生民欽仰莫弗
 懷愛淵纂戎祖考君臨萬民爲國以禮淑化流行獨見

名孫權慕義不遠萬里連年遣使欲自結援雖見絕殺
不念舊怨纖纖往來求成思好淵執節彌固不爲利迴
守志匪石確乎彌堅猶懼丹心未見保明乃卑辭厚幣
誘致權使梟截獻誠以示無二吳雖在遠水道通利舉
帆便至無所隔限淵不顧敵讎之深念存人臣之節絕
疆吳之歡昭事魏之心靈祇明鑒普天咸聞陛下嘉美
洪烈懿茲武功誕錫休命寵亞齊魯下及陪臣普受介
福誠以天覆之恩當卒終始得竭股肱永保祿位不虞
一巨橫被殘酷惟育養之厚念積累之效悲思不遂痛
切見棄舉國號咷拊膺泣血夫三軍所伐蠻夷戎狄驕
逸不虔於是致武不聞義國反受誅討蓋聖王之制五
服之域有不供職則脩文德而又不至然後征伐淵小
心翼翼恪恭于位勤事奉上可謂勉矣盡忠竭節還被
患禍小弁之作離騷之興皆由此也就或佞邪盜言孔
甘猶當清覽憎而知善讓巧似直惑亂聖聽尚望文告
使知所由若信有罪當垂三宥若不改寤計功滅降當
在八議而潛軍伺襲大兵奄至舞戈長驅衝擊遼土犬
馬惡死况於人類吏民昧死控辱王師淵雖冤枉方臨
危殆猶恃聖恩悵然重奔冀必姦臣矯制妄肆威虐乃

請臣等曰漢安帝建光元年遼東屬國都尉龐奮受二月乙未詔書曰收幽州刺史馮煥玄菟太守姚光推案無乙未詔書遣侍御史幽州牧考姦臣矯制者今刺史或儻謬承矯制乎臣等議以爲刺史與兵搖動天下殆非矯制必是詔命淵乃俛仰歎息自傷無罪深惟土地所以養人竊慕古公杖策之岐乃欲投冠釋紱逝歸林麓臣等維持誓之以死屯守府門不聽所執而七營虎士五部蠻夷各懷素飽不謀同心奮臂大呼排門遁出近郊農民釋其耨鎬伐薪制挺改案爲檣奔馳赴難軍旅行成雖蹈湯火死不顧生淵雖見孤棄怨而不怒比遭勅軍勿得干犯及手書告語懇惻至誠而吏士凶悍不可解散期於畢命投死無悔淵懼吏士不從教令乃躬馳驚自往化解僅乃止之一飯之惠匹夫所死况淵累葉信結百姓恩著民心自先帝初興爰暨陛下榮淵累葉豐功懿德策名褒揚辯著廊廟勝衣舉履誦詠明文以爲口實埋而掘之古人所恥小白重耳衰世諸侯猶慕著信以隆霸業詩美文王作孚萬邦論語稱仲尼去食存信信之爲德固亦大矣今吳蜀共帝鼎足而居天下搖蕩無所統一臣等每爲陛下懼此危心淵據金城之固仗和睦之民國殷兵彊可以橫行策名委質守

死善遺忠至義盡爲九州表方今二敵鬪闕未知孰定是之不戒而淵是害茹柔吐剛非王者之道也臣等雖鄙誠竊恥之若無天乎臣一郡吉凶尚未可知若云有天亦何懼焉臣等聞仕於家者二世則主之三世則君之臣等生於荒裔之立出於圭竇之中無大援於魏世隸於公孫氏報生與賜在於死力昔蒯通言直漢祖赦其誅鄭詹辭順晉文原其死臣等頑愚不達大節苟執一介披露肝膽言逆龍鱗罪當萬死惟陛下恢崇撫育亮其控告使疏遠之臣永有保持

二年春遣太尉司馬宣王征淵六月

軍至遼東

漢晉春秋曰公孫淵自立稱紹漢元年聞魏人將討復稱臣於吳乞兵北伐以自救吳人

欲戮其使羊銜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淵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遐夷義蓋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傍郡驅略而歸亦足以致天之罰報雪曩事矣權曰善乃勒兵大出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書必與弟同休戚共存亡雖隕于中原吾所甘心也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爲弟憂也

淵遣將軍卑衍楊祚等步騎數萬

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宣王軍至今衍逆戰宣王遣將
軍胡遵等擊破之宣王令軍穿圍引兵東南向而急東
北卽趨襄平衍等恐襄平無守夜走諸軍進至首山淵
復遣衍等迎軍殊死戰復擊大破之遂進軍造城下爲
圍塹會霖雨三十餘日遼水暴長運船自遼口徑至城
下雨霽起土山脩櫓爲發石連弩射城中淵窘急糧盡
人相食死者甚多將軍楊祚等降八月丙寅夜大流星
長數十丈從首山東北墜襄平城東南壬午淵衆潰與
其子脩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大兵急擊之當流星所
墜處斬淵父子城破斬相國以下首級以千數傳淵首

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蒸死甑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占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亡始度以中平六年據遼東至淵三世凡五十年而滅

魏略曰始淵兄晃爲恭任子在洛聞淵劫奪恭位謂淵終不可保數自表聞欲令國

家討淵帝以淵已秉權故因而撫之及淵叛遂以國法繫晃晃雖有前言冀不坐然內以骨肉知淵破則已從及淵首到晃自審必死與其子相對啼哭時上亦欲活之而有司以爲不可遂殺之

張燕常山真定人也本姓褚黃巾起燕合聚少年爲羣盜在山澤間轉攻還真定衆萬餘人博陵張牛角亦起衆自號將兵從事與燕合燕推牛角爲帥俱攻慶陶牛

角爲飛矢所中被劓且死令衆奉燕告曰必以燕爲帥
牛角死衆奉燕故改姓張燕剽捍捷速過人故軍中號
曰飛燕其後人衆寢廣常山趙郡中山上黨河內諸山
谷皆相通其小帥孫輕王當等各以部衆從燕衆至百
萬號曰黑山靈帝不能征河北諸郡被其害燕遣人至

京都乞降拜燕平難中郎將

九州春秋曰張角之反也黑山白波黃龍左校牛角

五鹿羝根苦蠃劉石平漢大洪司隸緣城羅市雷公浮雲飛燕白爵楊鳳于毒等各起兵大者二三萬小者不減數千靈帝不能討乃遣使拜楊鳳爲黑山校尉領諸山賊得舉孝廉計吏後遂彌漫不可復數典略曰黑山黃巾諸帥本非冠蓋自相號字謂騎白馬者爲張白騎謂輕捷者爲張飛燕謂聲大者爲張雷公其僂鬚者則自稱于羝根其眼大者自稱李大目張璠漢記云又有左校郭大賢左髭丈八三部也

是後董卓

遷天子於長安天下兵數起燕遂以其衆與豪傑相結
袁紹與公孫瓚爭冀州燕遣將杜長等助瓚與紹戰爲
紹所敗人衆稍散太祖將定冀州燕遣使求佐王師拜
平北將軍率衆詣鄴封安國亭侯邑五百戶燕薨子方
嗣方薨子融嗣

陸機晉惠帝起居注曰門下通事令史張林飛燕之曾孫林與趙王倫爲亂未

及周年位至尚書令衛將軍封郡公尋爲倫所殺

張繡武威祖厲人驃騎將軍濟族子也邊章韓遂爲亂
涼州金城麴勝襲殺祖厲長劉雋繡爲縣吏閒伺殺勝
郡內義之遂招合少年爲邑中豪傑董卓敗濟與李傕
等擊呂布爲卓報仇語在卓傳繡隨濟以軍功稍遷至

建忠將軍封宣威侯濟屯弘農士卒饑餓南攻穰爲流矢所中死繡領其衆屯宛與劉表合太祖南征軍涪水繡等舉衆降太祖納濟妻繡恨之太祖聞其不悅密有殺繡之計計漏繡掩襲太祖太祖軍敗二子沒繡還保

穰

傅子曰繡有所親胡車兒勇冠其軍太祖愛其健手以金與之繡聞之疑太祖欲因左右刺之遂反吳書

曰繡降凌統用賈詡計乞徙軍就高道道由太祖屯中繡又曰車少而重乞得使兵各被甲太祖信繡皆聽之繡乃嚴兵入屯掩太祖太祖不備故敗太祖比年攻之不克太祖拒袁紹

於官渡繡從賈詡計復以衆降語在詡傳繡至太祖執其手與歡宴爲子均取繡女拜揚武將軍官渡之役繡力戰有功遷破羌將軍從破袁譚於南皮復增邑凡二

千戶是時天下戶口減耗十裁一在諸將封未有滿千

戶者而繡特多從征烏丸於柳城未至薨諡曰定侯

魏略

曰五官將數因請會發怒曰君殺吾兄何忍持面視人邪繡心不自安乃自殺子泉嗣坐與魏

諷謀反誅國除

張魯字公祺沛國豐人也祖父陵客蜀學道鶴鳴山中

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

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復行之益州牧劉焉以魯爲

督義司馬與別部司馬張脩將兵擊漢中太守蘇固魯

遂襲脩殺之奪其衆焉死子璋代立以魯不順盡殺魯

母家室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

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衆多者爲
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首其過大都
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
肉懸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鬼道輒病之犯
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爲治民夷
便樂之雄據巴漢垂三十年

典略曰熹平中妖賊大起
三輔有駱曜光和中東方

有張角漢中有張脩駱曜教民緬匿法角爲太平道脩
爲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師持九節杖爲符祝教病人叩
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得病或曰淺而愈者則云此人
信道其或不愈則爲不信道脩法略與角同加施靜室
使病者處其中思過又使人爲姦令祭酒祭酒主以老
子五千文使都習號爲姦令爲鬼吏主爲病者請禱請
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天
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

者家出米五斗以爲常故號曰五斗米師實無益於治
病但爲淫妄然小人昏愚競共事之後角被誅脩亦亡
及魯在漢中因其民信行脩業遂增飾之教使作義舍
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隱有小過者當治
道百步則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殺又禁酒流移寄在
其地者不敢不奉臣松之謂張脩應是張衡非典略之
失則傳

漢末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爲鎮民中郎將領漢
寧太守通貢獻而已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羣下欲尊魯
爲漢寧王魯功曹巴西閭圃諫魯曰漢川之民戶出十
萬財富土沃四面險固上匡天子則爲桓文次及竇融
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勢足斬斷不煩於王願且不稱
勿爲禍先魯從之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從子午谷奔
之者數萬家建安二十年太祖乃自散關出武都征之

至陽平關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肯率眾數萬人拒

關堅守太祖攻破之遂入蜀

魏名臣奏載董昭表曰武皇帝承涼州從事及武都

降人之辭說張魯易攻陽平城下南北山相遠不可守也信以爲然及往臨履不如所聞乃歎曰他人商度少如人意攻陽平山上諸屯旣不時拔士卒傷夷者多武皇帝意沮便欲拔軍截山而還遣故大將軍夏侯惇將軍許褚呼山上兵還會前軍未還夜迷惑誤入賊營賊便退散侍中辛毗劉曄等在兵後語惇褚言官兵已據得賊要屯賊已散走猶不信之惇前自見乃還白武皇帝進兵定之幸而克獲此近事史士所知又楊暨表曰武皇帝始征張魯以十萬之眾身親臨履指授方略因就民麥以爲軍糧張衛之守蓋不足言地險守易雖有精兵虎將勢不能施對兵三日欲抽軍還言作軍三十年一朝持與人如何此計已定天祚大魏魯守自壞因以定之世語曰魯遣五官掾降弟衛橫山築陽平城以拒王師不得進魯走巴中軍糧盡太祖將還西曹掾東郡郭謏曰不可魯已降留使旣未反衛雖不同偏攜可攻縣軍深入以進必克退必不免太祖疑之夜有野麋

數千突壞衛營軍大驚夜高祚等誤與衛衆遇
祚等多鳴鼓角會衆衛懼以爲大軍見掩遂降魯聞陽

平已陷將稽顙圍又曰今以迫往功必輕不如依杜灌
赴朴胡相拒然後委質功必多於是乃奔南山入巴中
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達
今之走避銳鋒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藏
而去太祖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喻

魯盡將家出太祖逆拜魯鎮南將軍待以客禮封閬中

侯邑萬戶封魯五子及閬圍等皆爲列侯

臣松之以爲張魯雖有善

心要爲敗而後降今乃寵以萬戶五子皆封侯過矣習鑿齒曰魯欲稱王而閬圍諫止之今封圍爲列侯夫賞罰者所以懲惡勸善也苟其可以明軌訓於物無遠近幽深矣今閬圍諫魯勿王而太祖追封之將來之人孰

不思順塞其本源而未流自止其此之謂與若乃不明於此而重燠爛之功豐爵厚賞止於死戰之士則民利於有亂俗競於殺伐阻兵仗力干戈不戢矣太祖之此封可謂知賞罰之本雖湯武居之無以加也魏略曰黃初中增圍爵邑在禮請中後十餘歲爲子彭祖取魯女病死晉書云西戎司馬閻續圍孫也

魯薨諡之曰原侯子富嗣

魏略曰劉雄鳴者藍田人也少以采藥射獵爲事常居覆

車山下每晨夜出行雲霧中以識道不迷而時人因謂之能爲雲霧郭李之亂人多就之建安中附屬州郡州郡表薦爲小將馬超等反不肯從超破之後詣太祖太祖執其手謂之曰孤方入關夢得一神人卽卿也乃厚禮之表拜爲將軍遣令迎其部黨部黨不欲降遂劫以反諸亡命皆往依之有衆數千人據武關道口太祖遣夏侯淵討破之雄鳴南奔漢中漢中破窮無所之乃復歸降太祖捉其鬚曰老賊真得汝矣復其官徙渤海時又有程銀侯選李堪皆河東人也與丕之亂各有衆千餘家建安十六年並與馬超合超破走堪臨陣死銀選南入漢中漢中破詣太祖降皆復官爵

評曰公孫瓚保京坐待夷滅度殘暴而不節淵仍業以
載凶祇足覆其族也陶謙昏亂而憂死張楊授首於臣
下皆擁據州郡曾匹夫之不若固無可論者也燕繡魯
舍羣盜列功臣去危亡保宗祀則於彼爲愈焉

魏志卷八

魏志卷八考證

公孫瓚故太守器之以女妻焉○何焯曰据後漢書注所引魏志作侯太守蓋繫太守以侯氏者所以別下劉太守也宋本亦作侯

日南瘴氣或恐不還○監本誤作鄣氣今改正

紹使周昂奪其處術遣越與堅攻昂○周昂後漢書作周昕

授瓚從弟範遣之郡欲以結援○宋本作欲以自結援進軍界橋注紹又上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貢橫責其錢○又上上字或爲止字之訛

多所賊害注自號爲伯三人者爲仲叔季○北宋本三人上多一謂字

連年不能拔注遂躍馬控弦處我疆土○控弦一作橫
弦疆土一作疆上

救至欲內外擊紹遣人與子書○監本作遣人與手書
注有引瓚遣人告子續之文作與子書爲是今改正
舉火爲應注乃遣間使與續書紹候者得之使陳琳更
其書曰○何焯曰更其書者所以譎瓚在昔袁周二
十四字後漢書卽作瓚與續書發端者近之非琳所
更也

陶謙舉茂才除盧令注固疆之及舞又不轉○太平御覽作固疆之乃舞舞又不轉

張楊單于執楊至黎陽○執楊北宋本作與楊

公孫度悉斬送彌晏等首注魏畧載淵表曰○魏畧北宋本作魏書

誘呼鮮卑侵擾北方注邊陲烽火相望○監本誤烽火今改正

又注合策明之計夾輔漢室○策明疑應作策名又注奔馳赴難軍旅行成○冊府作軍旅成行

張燕燕薨子方嗣方薨子融嗣○別本無方薨下五字

張魯封魯五子及閭圃等皆爲列侯注黃初中增圃爵
邑在禮請中○監本作在禮爲中毛本作在禮謂中
臣明楷
按蜀志劉封傳注詔轉儀拜樓船將軍在禮
請中請猶奉朝請之請毛本監本均失之今改正

魏志卷九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夏侯惇

韓浩史渙

夏侯淵

曹仁

弟純

曹洪

曹休

子肇

曹真

子爽鄧颺

義彥

訓

何晏李勝

桓範

夏侯尚

子玄

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夏侯嬰之後也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由是以烈氣聞太祖初起惇常爲裨將從征伐太祖行奮武將軍以惇爲司馬別屯白馬遷折衝校尉領東郡太守太祖征陶謙留惇守濮

陽張邈叛迎呂布太祖家在鄆城惇輕車往赴適與布
會交戰布退還遂入濮陽襲得惇軍輜重遣將僞降共
執持惇責以寶貨惇軍中震恐惇將韓浩乃勒兵屯惇
營門召軍吏諸將皆案甲當部不得動諸營乃定遂詣
惇所叱持質者曰汝等凶逆乃敢執劫大將軍復欲望
生邪且吾受命討賊寧能以一將軍之故而縱汝乎因
涕泣謂惇曰當奈國法何促召兵擊持質者持質者惶
遽叩頭言我但欲乞資用去耳浩數責皆斬之惇既免
太祖聞之謂浩曰卿此可爲萬世法乃著令自今已後
有持質者皆當并擊勿顧質由是劫質者遂絕

孫盛曰
案光武

紀建武九年盜劫陰貴人母弟吏以不得拘質迫盜盜遂殺之也然則合擊者乃古制也自安順已降政教陵遲劫質不避王公而有司莫能遵奉國憲者浩始復斬之故魏武嘉焉

太祖自徐州還惇

從征呂布爲流矢所中傷左目

魏略曰時夏侯淵與惇俱爲將軍軍中號惇爲

盲夏侯惇惡之每照鏡恚怒輒撲鏡於地

復領陳留濟陰太守加建武將軍

封高安鄉侯時大旱蝗蟲起惇乃斷太壽水作陂身自

負土率將士勸種稻民賴其利轉領河南尹太祖平河

北爲大將軍後拒鄴破遷伏波將軍領尹如故使得以

便宜從事不拘科制建安十二年錄惇前後功增封邑

千八百戶并前二千五百戶二十一年從征孫權還使

惇都督二十六軍留居巢賜伎樂名倡令曰魏絳以和

戎之功猶受金石之樂況將軍乎二十四年太祖軍擊破呂布軍於摩陂召惇常與同載特見親重出入臥內諸將莫得比也拜前將軍

魏書曰時諸將皆受魏官號惇獨漢官乃上疏自陳不當

不臣之禮太祖曰吾聞太上師臣其次友臣夫臣者貴德之人也區區之魏而臣足以屈君乎惇固請乃拜爲

前將軍

督諸軍還壽春徙屯召陵文帝卽王位拜惇大將

軍數月薨惇雖在軍旅親迎師受業性清儉有餘財輒以分施不足資之於官不治產業諡曰忠侯子充嗣帝追思惇功欲使子孫畢侯分惇邑千戶賜惇七子二孫爵皆關內侯惇弟廉及子楙素自封列侯初太祖以女妻楙卽清河公主也楙歷位侍中尚書安西鎮東將軍

假節

魏略曰楸字子林惇中子也文帝少與楸親及卽位以爲安西將軍持節承夏侯淵處都督關中楸

性無武略而好治生至太和二年明帝西征人有白楸者遂召還爲尚書楸在西時多畜伎妾公主由此與楸不和其後羣弟不遵禮度楸數切責弟懼見治乃共構楸以誹謗公主奏之有詔收楸帝意欲殺之以問長水校尉京兆段默默以爲此必清河公主與楸不睦出於譖構冀不推實耳且伏波與先帝有定天下之功宜加三思帝意解曰吾亦以爲然乃發詔推問爲公主作表者果其羣弟子臧子江所構也

充薨子廩

嗣虞薨子劭嗣

晉陽秋曰秦始二年高安鄉侯夏侯佐卒惇之孫也嗣絕詔曰惇魏之元功勳

書竹帛昔庭堅不祀猶或悼之况朕受禪於魏而可以忘其功臣哉宜擇惇近屬劭封之韓浩者河

內人及沛國史渙與浩俱以忠勇顯浩至中護軍渙至

中領軍皆掌禁兵封列侯

魏書曰韓浩字元嗣漢末兵起縣近山藪多寇浩聚徒衆

爲縣藩衛太守王匡以爲從事將兵拒董卓於盟津時浩舅杜陽爲河陰令卓執之使招浩浩不從袁術聞而

壯之以爲騎都尉夏侯惇聞其名請與相見大奇之使領兵從征伐時大議損益浩以爲當急田太祖善之遷護軍太祖欲討柳城領軍史渙以爲道遠深入非完計也欲與浩共諫浩曰今兵勢彊盛威加四海戰勝攻取無不如志不以此時遂除天下之患將爲後憂且公神武舉無遺策吾與君爲中軍主不宜沮衆遂從破柳城改其官爲中護軍置長史司馬從討張魯魯降議者以浩智略足以綏邊欲留使都督諸軍鎮漢中太祖曰吾安可以無護軍乃與俱還其見親任如此及薨太祖愍惜之無子以養子榮嗣史渙字公劉少任俠有雄氣太祖初起以客從行中軍校尉從征伐常監諸將見親信轉拜中領軍十四年薨子靜嗣

夏侯淵字妙才惇族弟也太祖居家曾有縣官事淵代引重罪太祖營救之得免

魏略曰時兖豫大亂淵以饑乏棄其幼子而活亡弟孤女

太祖起兵以別部司馬騎都尉從遷陳留潁川太守及與袁紹戰於官渡行督軍校尉紹破使督兖豫徐州軍

糧時軍食少淵傳饋相繼軍以復振昌狝反遣于禁擊之未拔復遣淵與禁并力遂擊狝降其十餘屯狝詣禁降淵還拜典軍校尉

魏書曰淵爲將赴急疾常出敵之不意故軍中爲之語曰典軍校尉

夏侯淵三日五百六日一千

濟南樂安黃巾徐和司馬俱等攻城殺

長吏淵將泰山齊平原郡兵擊大破之斬和平諸縣收

其糧穀以給軍士十四年以淵爲行領軍太祖征孫權

還使淵督諸將擊廬江叛者雷緒緒破又行征西護軍

督徐晃擊太原賊攻下二十餘屯斬賊帥商曜屠其城

從征韓遂等戰於渭南又督朱靈平隃糜汧氏與太祖

會安定降楊秋十七年太祖乃還鄴以淵行護軍將軍

督朱靈路招等屯長安擊破南山賊劉雄降其衆圍遂超餘黨梁興於鄠拔之斬興封博昌亭侯馬超圍涼州刺史韋康於冀淵救康未到康敗去冀二百餘里超來逆戰軍不利汧氏反淵引軍還十九年趙衢尹奉等謀討超姜叙起兵鹵城以應之衢等譎說超使出擊叙於後盡殺超妻子超奔漢中還圍祁山叙等急求救諸將議者欲須太祖節度淵曰公在鄴反覆四千里比報叙等必敗非救急也遂行使張郃督步騎五千在前從陳倉狹道入淵自督糧在後郃至渭水上超將氏羌數千逆郃未戰超走郃進軍收超軍器械淵到諸縣皆已降

韓遂在顯親淵欲襲取之遂走淵收遂軍糧追至略陽城去遂二十餘里諸將欲攻之或言當攻與國氏淵以爲遂兵精與國城固攻不可卒拔不如擊長離諸羌長離諸羌多在遂軍必歸救其家若羌獨守則孤救長離則官兵得與野戰可必虜也淵乃留督將守輜重輕兵步騎到長離攻燒羌屯斬獲甚衆諸羌在遂軍者各還種落遂果救長離與淵軍對陣諸將見遂衆惡之欲結營作塹乃與戰淵曰我轉鬪千里今復作營塹則士衆罷弊不可久賊雖衆易與耳乃鼓之大破遂軍得其旗麾還略陽進軍圍與國氏王千萬逃奔馬超餘衆降轉

擊高平屠各皆散走收其糧穀牛馬乃假淵節初枹罕
宋建因涼州亂自號河首平漢王太祖使淵帥諸將討
建淵至圍枹罕月餘拔之斬建及所置丞相已下淵別
遣張郃等平河關渡河入小湟中河西諸羌盡降隴右
平太祖下令曰宋建造爲亂逆三十餘年淵一舉滅之
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不如也二十一
年增封三百戶并前八百戶還擊武都氏羌下辯收氏
穀十餘萬斛太祖西征張魯淵等將涼州諸將侯王已
下與太祖會休亭太祖每引見羌胡以淵畏之會魯降
漢中平以淵行都護將軍督張郃徐晃等平巴郡太祖

還鄴留淵守漢中卽拜淵征西將軍二十三年劉備軍陽平關淵率諸將拒之相守連年二十四年正月備夜燒圍鹿角淵使張郃護東圍自將輕兵護南圍備挑郃戰郃軍不利淵分所將兵半助郃爲備所襲淵遂戰死諡曰愍侯初淵雖數戰勝太祖常戒曰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淵妻太祖內妹長子衡尚太祖弟海陽哀侯女恩寵特隆衡襲爵轉封安寧亭侯黃初中賜中子霸太和中賜霸四弟爵皆關內侯霸正始中爲討蜀護軍右將軍進封博昌亭侯素爲曹爽所厚聞爽誅自

疑亡入蜀以淵舊勳赦霸子徙樂浪郡

魏畧曰霸字仲權淵爲蜀所害

故霸常切齒欲有報蜀意黃初中爲偏將軍子午之役

霸召爲前鋒進至興世園安營在曲谷中蜀人望知其

是霸也指下兵攻之霸手戰鹿角間賴救至然後解後

爲右將軍屯隴西其養士和我並得其歡心至正始中

代夏侯儒爲征蜀護軍統屬征西時征西將軍夏侯玄

於霸爲從子而玄於曹爽爲外弟及司馬宣王誅曹爽

遂召玄玄來東霸聞曹爽被誅而玄又徵以爲禍必轉

相及心旣內恐又霸先與雍州刺史郭淮不和而淮代

玄爲征西霸益不安故遂奔蜀南趣陰平而失道入窮

谷中糧盡殺馬步行足破臥巖石下使人求道未知何

之蜀聞之乃使人迎霸初建安五年時霸從妹年十三

四在本郡出行樵採爲張飛所得飛知其良家女遂以

爲妻產息女爲劉禪皇后故淵之初亡飛妻請而葬之

及霸入蜀禪與相見釋之曰卿父自遇害於行間耳非

我先人之手刃也指其兒子以示

之日此夏侯氏之甥也厚加爵寵

霸弟威官至兖州刺

史世語曰威字季權任俠貴歷荆兖二州刺史子駿并

州刺史次莊淮南太守莊子湛字孝若以才博文章

至南陽相散騎常侍莊晉景陽皇威弟惠樂安太守章

文

叙錄曰惠字稚權幼以才學見稱善屬奏議歷散騎黃

門侍郎與鍾毓數有辨駁事多見從遷燕相樂安太守

年三十

卒 惠弟和河南尹

世語曰和字義權清辯有才論歷河南尹太常淵第三子稱第

五子榮從孫湛爲其序曰稱字叔權自孺子而好合聚

童兒爲之渠帥戲必爲軍旅戰陳之事有違者輒嚴以

鞭捶衆莫敢逆淵陰奇之使讀項羽傳及兵書不肯曰

能則自爲耳安能學人年十六淵與之田見奔虎稱驅

馬逐之禁之不可一箭而倒名聞太祖太祖把其手喜

曰我得汝矣與文帝爲布衣之交每讌會氣陵一坐辯

士不能屈世之高名者多從之游年十八卒弟榮字幼

權幼聰惠七歲能屬文誦書日千言經目輒識之文帝

聞而請焉賔客百餘人人一奏刺悉書其鄉邑名氏世

所謂爵里刺也客示之一寓目使之遍談不謬一人帝

深奇之漢中之敗榮年十三左右提之走不肯

日君親在難焉所逃死乃奮劔而戰遂沒陣

衡薨子

績嗣爲虎賁中郎將績薨子襄嗣

衡薨子

績嗣爲虎賁中郎將績薨子襄嗣

曹仁字子孝太祖從弟也

魏書曰仁祖襄潁川太守父熾侍中長水校尉

少好

弓馬弋獵後豪傑並起仁亦陰結少年得千餘人周旋淮泗之間遂從太祖爲別部司馬行厲鋒校尉太祖之破袁術仁所斬獲頗多從征徐州仁常督騎爲軍前鋒別攻陶謙將呂由破之還與大軍合彭城大破謙軍從攻費華卽墨開陽謙遣別將救諸縣仁以騎擊破之太祖征呂布仁別攻勾陽拔之生獲布將劉何太祖平黃巾迎天子都許仁數有功拜廣陽太守太祖器其勇略不使之郡以議郎督騎太祖征張繡仁別徇旁縣虜其男女三千餘人太祖軍還爲繡所追軍不利士卒喪氣

仁率厲將士甚奮太祖壯之遂破繡太祖與袁紹久相持於官渡紹遣劉備徇潁彊諸縣多舉衆應之自許以南吏民不安太祖以爲憂仁曰南方以大軍方有目前急其勢不能相救劉備以彊兵臨之其背叛固宜也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也太祖善其言遂使將騎擊備破走之仁盡復收諸叛縣而還紹遣別將韓荀鈔斷西道仁擊荀於雞洛山大破之由是紹不敢復分兵出復與史渙等鈔紹運車燒其糧穀河北既定從圍壺關太祖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仁言於太祖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

將人自爲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引
日久今頓兵堅城之下以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太祖
從之城降於是錄仁前後功封都亭侯從平荊州以仁
行征南將軍留屯江陵拒吳將周瑜瑜將數萬衆來攻
前鋒數千人始至仁登城望之乃募得三百人遣部曲
將牛金逆與挑戰賊多金兵少遂爲所圍長史陳矯俱
在城上望見金等垂没左右皆失色仁意氣奮怒甚謂
左右取馬來矯等共援持之謂仁曰賊衆盛不可當也
假使棄數百人何苦而將軍以身赴之仁不應遂被甲
上馬將其麾下壯士數十騎出城去賊百餘步迫溝矯

等以爲仁當住溝上爲金形勢也仁徑渡溝直前衝入賊圍金等乃得解餘衆未盡出仁復直還突之拔出金兵亡其數人賊衆乃退矯等初見仁出皆懼及見仁還乃歎曰將軍真天人也三軍服其勇太祖益壯之轉封安平亭侯太祖討馬超以仁行安西將軍督諸將拒潼關破超渭南蘇伯田銀反以仁行驍騎將軍都督七軍討銀等破之復以仁行征南將軍假節屯樊鎮荊州侯音以宛叛略傍縣衆數千人仁率諸軍攻破音斬其首還屯樊卽拜征南將軍關羽攻樊時漢水暴溢于禁等七軍皆沒禁降羽仁人馬數千人守城城不沒者數板

羽乘船臨城圍數重外內斷絕糧食欲盡救兵不至仁
激厲將士示以必死將士感之皆無二徐晃救至水亦
稍減晃從外擊羽仁得潰圍出羽退走仁少時不脩行
檢及長爲將嚴整奉法令常置科於左右案以從事鄢
陵侯彰北征烏丸文帝在東宮爲書戒彰曰爲將奉法
不當如征南邪及卽王位拜仁車騎將軍都督荆揚益
州諸軍事進封陳侯增邑二千并前三千五百戶追賜
仁父熾諡曰陳穆侯置守冢十家後召還屯宛孫權遣
將陳邵據襄陽詔仁討之仁與徐晃攻破邵遂入襄陽
使將軍高遷等徙漢南附化民於漢北文帝遣使卽拜

仁大將軍又詔仁移屯臨潁遷大司馬復督諸軍據烏

江還屯合肥黃初四年薨諡曰忠侯

魏書曰仁時年五十六傅子曰曹大

司馬之勇賁育弗加也張遼其次焉子泰嗣官至鎮東將軍假節轉封甯

陵侯泰薨子初嗣又分封泰弟楷範皆爲列侯而牛金

官至後將軍仁弟純

英雄記曰純字子和年十四而喪父與同產兄仁別居承父羨富於

財僮僕人客以百數純綱紀督御不失其理鄉里咸以爲能好學問敬愛學士學士多歸焉由是爲遠近所稱

年十八爲黃門侍郎二十從太祖到襄邑募兵遂常從征戰初以議郎參司空軍事

督虎豹騎從圍南皮袁譚出戰士卒多死太祖欲緩之

純曰今千里蹈敵進不能克退必喪威且縣師深入難

以持久彼勝而驕我敗而懼以懼敵驕必可克也太祖

善其言遂急攻之譚敗純麾下騎斬譚首級北征三部
純部騎獲單于蹋頓以前後功封高陵亭侯邑三百戶
從征荊州追劉備於長坂獲其二女輜重收其散卒進
降江陵從還譙建安十五年薨文帝卽位追諡曰威侯
魏書曰純所督虎豹騎皆天下驍銳或從百人將補之
太祖難其帥純以選爲督撫循甚得人心及卒有司白
選代太祖曰純之比何可復
得吾獨不中督邪遂不選子演嗣官至領軍將軍正

元中進封平樂鄉侯演薨子亮嗣

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也魏書曰洪伯父鼎爲尚書令任洪爲斬春長太祖

起義兵討董卓至熒陽爲卓將徐榮所敗太祖失馬賊
追甚急洪下以馬授太祖太祖辭讓洪曰天下可無洪

不可無君遂步從到汴水水深不得渡洪循水得船與太祖俱濟還奔譙揚州刺史陳溫素與洪善洪將家兵千餘人就溫募兵得廬江上甲二千人東到丹陽復得數千人與太祖會龍亢太祖征徐州張邈舉兗州叛迎呂布時大饑荒洪將兵在前先據東平范聚糧穀以繼軍太祖討邈布於濮陽布破走遂據東阿轉擊濟陰山陽中牟陽武京密十餘縣皆拔之以前後功拜鷹揚校尉遷揚武中郎將天子都許拜洪諫議大夫別征劉表破表別將於舞陽陰葉堵陽博望有功遷厲鋒將軍封國明亭侯累從征伐拜都護將軍文帝卽位爲衛將軍

遷驃騎將軍進封野王侯益邑千戶并前二千一百戶位特進後徙封都陽侯始洪家富而性吝嗇文帝少時假求不稱常恨之遂以舍客犯法下獄當死羣臣並救莫能得卞太后謂郭后曰令曹洪今日死吾明日勅帝廢后矣於是泣涕屢請乃得免官削爵土

魏畧曰文帝收洪時曹真

在左右請之曰今誅洪必以真為譖也帝曰我自治之卿何豫也會卞太后責怒帝言梁沛之間非子廉無有今日詔乃釋之猶尚沒入其財產太后又以為言後乃還之初太祖為司空時以已率下每歲發調使本縣平費子時譙令平洪貲財與公家等太祖曰我家貲那得如子廉邪文帝在東宮嘗從洪貸絹百匹洪不稱意及洪犯法自分必死既得原喜上書請曰臣少不由道過在人倫長竊非任遂蒙含貸性無檢度知足之分而有豺狼無厭之質老悖倍貪觸突國網罪迫三千不在赦宥當就辜誅棄諸市朝猶蒙天恩骨肉更生臣仰視

天日愧負靈神俯惟愆闕慙愧怖悸不能
維經以自裁割謹塗顏闕門拜章陳情 洪先帝功臣

時人多爲觖望明帝卽位拜後將軍更封樂城侯邑千
戶位特進復拜驃騎將軍太和六年薨諡曰恭侯子馥
嗣侯初太祖分洪戶封子震列侯洪族父瑜脩慎篤敬
官至衛將軍封列侯

曹休字文烈太祖族子也天下亂宗族各散去鄉里休

年十餘歲喪父獨與一客擔喪假葬攜將老母渡江至

吳魏書曰休祖父嘗爲吳郡太守休於太守舍見以太

壁上祖父畫像下榻拜涕泣同坐者皆嘉歎焉

祖舉義兵易姓名轉至荊州間行北歸見太祖太祖謂
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駒也使與文帝同止見待如子常

從征伐使領虎豹騎宿衛劉備遣將吳蘭屯下辯太祖遣曹洪征之以休爲騎都尉參洪軍事太祖謂休曰汝雖參軍其實帥也洪聞此令亦委事於休備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衆議狐疑休曰賊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則飛自走矣洪從之進兵擊蘭大破之飛果走太祖拔漢中諸軍還長安拜休中領軍文帝卽王位爲領軍將軍錄前後功封東陽亭侯夏侯薨以休爲鎮南將軍假節都督諸軍事車駕臨送上乃下輿執手而別孫權遣將屯歷陽休到擊破之又別遣兵渡江燒賊蕪湖

營數千家遷征東將軍領揚州刺史進封安陽鄉侯

魏書

曰休喪母至孝帝使侍中奪喪服使飲酒食肉休受詔而形體益憔悴乞歸譙葬母帝復遣越騎校尉薛喬奉詔節其憂哀使歸家治喪一宿便葬葬訖詣行在所帝見親自寬慰之其見愛重如此帝征孫權

以休爲征東大將軍假黃鉞督張遼等及諸州郡二十

餘軍擊權大將呂範等於洞浦破之拜揚州牧明帝卽

位進封長平侯吳將審惠屯皖休擊破之斬惠首吳將

韓綜翟丹等前後率衆詣休降增邑四百并前五千五

百戶遷大司馬都督揚州如故太和二年帝爲二道征

吳遣司馬宣王從漢水下督休諸軍向尋陽賊將僞降

休深入戰不利退還宿石亭軍夜驚士卒亂棄甲兵輜

重甚多休上書謝罪帝遣屯騎校尉楊暨慰喻禮賜益

隆休因此癰發背薨諡曰壯侯子肇嗣

世語曰肇字長思

肇有

當世才度爲散騎常侍屯騎校尉明帝寢疾方與燕王
宇等屬以後事帝意尋變詔肇以侯歸第正始中薨追
贈衛將軍子興嗣初文帝分休戶三百封肇弟纂爲列

侯後爲殄吳將軍薨追贈前將軍

張隱文士傳曰肇孫攄字顏遠少厲志操

博學有才藻仕晉辟公府歷洛陽令有能名大司馬齊
王問輔政攄與齊人左思俱爲記室督從中郎出爲襄
陽太守征南司馬值天下
亂攄討賊向吳戰敗死

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太祖起兵真父邵募徒衆爲

州郡所殺

魏略曰真本姓秦養曹氏或云其父伯南風與太祖善興平末袁術部黨與太祖攻劫太

祖出爲寇所追走入秦氏伯南開門受之寇問太祖所
在答云我是也遂害之由此太祖思其功故變其姓魏
書曰邵以忠篤有才智爲太祖所親信初平中太祖與
義兵邵募徒衆從太祖周旋時豫州刺史黃琬欲害太
祖太祖避之而邵獨遇害太祖哀真少孤收養與諸子同使與文帝

共止常獵爲虎所逐顧射虎應聲而倒太祖壯其鷲勇
使將虎豹騎討靈丘賊拔之封靈壽亭侯以偏將軍將
兵擊劉備別將於下辯破之拜中堅將軍從至長安領
中領軍是時夏侯淵沒於陽平太祖憂之以真爲征南
護軍督徐晃等破劉備別將高詳於陽平太祖自至漢
中拔出諸軍使真至武都迎曹洪等還屯陳倉文帝卽
王位以真爲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錄前

後功進封東鄉侯張進等反於酒泉真遣費耀討破之
斬進等黃初三年還京都以真爲上軍大將軍都督中
外諸軍事假節鉞與夏侯尚等征孫權擊牛渚屯破之
轉拜中軍大將軍加給事中七年文帝寢疾真與陳羣
司馬宣王等受遺詔輔政明年卽位進封邵陵侯

臣松之案

真父名邵封邵陵侯若非書誤則事不可論

若遷大將軍諸葛亮圍祁山南安

天水安定三郡反應亮帝遣真督諸軍軍郿遣張郃擊
亮將馬謖大破之安定民楊條等略吏民保月支城真
進軍圍之條謂其衆曰大將軍自來吾願早降耳遂自
縛出三郡皆平真以亮懲於祁山後出必從陳倉乃使

將軍郝昭王生守陳倉治其城明年春亮果圍陳倉已有備而不能克增邑并前二千九百戶四年朝洛陽遷大司馬賜劔履上殿入朝不趨真以蜀連出侵邊境宜遠伐之數道並入可大克也帝從其計真當發西討帝親臨送真以八月發長安從子午道南入司馬宣王泝漢水當會南鄭諸軍或從斜谷道或從武威入會大霖雨三十餘日或棧道斷絕詔真還軍真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並事太祖遵讚早亡真愍之乞分所食邑封遵讚子詔曰大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仁篤晏平久要之分君子成人之美聽分真邑賜遵讚子爵關內侯各百

戶真每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不足輒以家財班賜士卒皆願爲用真病還洛陽帝自幸其第省疾真薨諡曰元侯子爽嗣帝追思真功詔曰大司馬蹈履忠節佐命二祖內不恃親戚之寵外不驕白屋之士可謂能持盈守位勞謙其德者也其悉封真五子義訓則彥皚皆爲列侯初文帝分真邑二百戶封真弟彬爲列侯

爽字昭伯少以宗室謹重明帝在東宮甚親愛之及卽位爲散騎侍郎累遷城門校尉加散騎常侍轉武衛將軍寵待有殊帝寢疾乃引爽入臥內拜大將軍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與太尉司馬宣王並受遺

詔輔少主明帝崩齊王卽位加爽侍中改封武安侯邑萬二千戶賜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丁謚畫策使爽白天子發詔轉宣王爲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奏事先來由已得制其輕重也

魏書曰爽使弟羲爲表曰臣亡

父真奉事三朝入備冢宰出爲上將先帝以臣肺腑遺緒獎飭拔擢擢典兵禁省進無忠恪積累之行退無羔羊自公之節先帝聖體不豫臣雖奔走侍疾嘗藥會無精誠翼日之應張與太尉懿俱受遺詔且慙且懼靡所底告臣聞虞舜序賢以稷契爲先成湯褒功以伊呂爲首審選博舉優劣得所斯誠輔世長民之大經錄勳報功之令典自古以來未之或闕今臣虛闇位冠朝首顧惟越次中心愧惕敢竭愚情陳寫至實夫天下之達道者三謂德爵齒也懿本以高明中正處上司之位名足鎮衆義足率下一也包懷大略允文允武仍立征伐之勳遐邇歸功二也萬里旋旆親受遺詔翼亮皇家內外所向三也加之耆艾紀綱邦國體練朝政論德則過於吉

甫樊仲課功則踰于方叔召虎凡此數者懿實兼之臣
抱空名而處其右天下之人將謂臣以宗室見私知進
而不知退陛下岐嶷克明克類如有以察臣之言臣以
爲宜以懿爲太傅大司馬上昭陛下進賢之明中顯懿
身文武之實下使愚臣免於謗誚於是帝使中書監劉
放令孫資爲詔曰昔吳漢佐光武有征定四方之功爲
大司馬名稱于今太尉體履正直功蓋海內先帝本以
前後欲更其位者輒不彌久是以遲遲不施行耳今大
將軍薦太尉宜爲大司馬既合先帝本旨又放推讓進
德尚勳乃欲明賢良辨等列願長少也雖且與之屬宗
師呂望念在引領以處其下何以過哉朕甚嘉焉朕惟
先帝固知君子樂天知命纖芥細疑不足爲忌當顧栢
人彭亡之文故用低徊有意未遂耳斯亦先帝敬重大
臣恩愛深厚之至也昔成王建保傅之官近漢顯宗以
鄧禹爲太傅皆所以優崇儁又
必有尊也其以太尉爲太傅

爽弟義爲中領軍訓武

衛將軍彥散騎常侍講其餘諸弟皆以列侯侍從出
入禁闈貴寵莫盛焉南陽何晏鄧颺李勝沛國丁謐東

平畢軌咸有聲名進趣於時明帝以其浮華皆抑黜之
及爽秉政乃復進叙任爲腹心颺等欲令爽立威名於
天下勸使伐蜀爽從其言宣王止之不能禁正始五年
爽乃西至長安大發卒六七萬人從駱谷入是時關中
及氐羌轉輸不能供牛馬騾驢多死民夷號泣道路入
谷行數百里賊因山爲固兵不得進爽叅軍楊偉爲爽

陳形勢宜急還不然將敗

世語曰偉字世英馮翊人明
帝治宮室偉諫曰今作宮室

斬伐生民墓上松柏毀壞碑獸石柱辜及
亡人傷孝子心不可以爲後世之法則

颺與偉爭於

爽前偉曰颺勝將敗國家事可斬也爽不悅乃引軍還

漢晉春秋曰司馬宣王謂夏侯立曰春秋責大德重昔
武皇帝再入漢中幾至大敗君所知也今興平路勢至

險蜀已先據若進不獲戰退見徽絕覆軍必矣將何以任其責玄懼言於爽引軍退費禕進兵據三嶺以截爽爽爭嶮苦戰僅乃得過所發牛馬運轉者死失略盡羌胡怨歎而關右悉虛耗矣 初爽以宣王

年德並高恒父事之不敢專行及晏等進用咸共推戴說爽以權重不宜委之於人乃以晏颺謚爲尚書晏典

選舉軌司隸校尉勝河南尹諸事希復由宣王宣王遂

稱疾避爽

初宣王以爽魏之肺腑每推先之爽以宣王名重亦引身卑下當時稱焉丁謚畢軌等既

進用數言于爽曰宣王有大志而甚得民心不可以推誠委之由是爽恒猜防焉禮貌雖存而諸所興造皆不復由宣王宣王力不能 晏等專政共分割洛陽野王典

爭且懼其禍故避之

復由宣王宣王力不能

農部桑田數百頃及壞湯沐地以爲產業承勢竊取官物因緣求欲州郡有司望風莫敢忤旨晏等與廷尉盧

毓素有不平因毓吏微過深文致毓法使主者先收毓印綬然後奏聞其作威如此爽飲食車服擬於乘輿尚方珍翫充物其家妻妾盈後庭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人及將吏師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爲伎樂詐作詔書發才人五十七人送鄴臺使先帝婕妤好教習爲技擅取太樂樂器武庫禁兵作窟室綺疏四周數與晏等會其中縱酒作樂義深以爲大憂數諫止之又著書三篇陳驕淫盈溢之致禍敗辭旨甚切不敢斥爽託戒諸弟以示爽爽知其爲已發也甚不悅義或時以諫喻不納涕泣而起宣王密爲之備九年冬李勝出爲荆

州刺史往詣宣王宣王稱疾困篤示以羸形勝不能覺

謂之信然

魏末傳曰爽等令勝辭宣王并伺察焉宣王見勝勝自陳無他功勞橫蒙時恩當爲本州

詣閣拜辭不悟加恩得蒙引見宣王令兩婢侍邊持衣

衣落復上指口言渴求飲婢進粥宣王持盃飲粥粥皆

流出沾胷勝愍然爲之涕泣謂宣王曰今主上尚幼天

下侍賴明公然衆情謂明公方舊風疾發何意尊體乃

爾宣王徐更寬言才令氣息相屬說年老沈疾死在旦

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好善爲之恐不復相見如何

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也宣王仍復陽爲昏瞆曰君

方到并州努力自愛錯亂其辭狀如荒語勝復曰當忝

荆州非并州也宣王乃若微悟者謂勝曰懿年老意荒

忽不解君言今還爲本州刺史盛德烈壯好建功勳今

當與君別自顧氣力轉微後必不更會因欲自力設薄

主人生死共別令師昭兄弟結君爲友不可相舍去副

懿區區之心因流涕哽咽勝亦長歎答曰輒當承教須

待勅命勝辭出與爽等相見說太傳語言錯悞口不攝

盃指南爲北又云吾當作并州吾答言當還爲荆州耳又欲

并州也徐徐與語有識人時乃知當還爲荆州耳又欲

設主人祖送不可舍去宜須待之更向爽
等垂淚云大傳患不可復濟令人愴然
十年正月車

駕朝高平陵爽兄弟皆從

世語曰爽兄弟先是數俱出游桓範謂曰搃萬機典禁兵

不宜並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內入者爽曰誰敢爾邪由此不復並行至是乃盡出也宣王部勒兵

馬先據武庫遂出屯洛水浮橋奏爽曰臣昔從遼東還

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御牀把臣臂深以後事爲念

臣言二祖亦屬臣以後事爲念此自陛下所見無所憂

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黃門令董箕等才

人侍疾者皆所聞知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

內則僭擬外專威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

置所親殿中宿衛歷世舊人皆復斥出欲置新人以樹

私計根據槃牙縱恣日甚外既如此又以黃門張當爲都監專共交關看察至尊候伺神器離間二宮傷害骨肉天下汹汹人懷危懼陛下但爲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往言昔趙高極意秦氏以滅呂霍早斷漢祚永世此乃陛下之大鑒臣受命之時也太尉臣濟尚書令臣孚等皆以爽爲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寧宮皇太后令勅臣如奏施行臣輒勅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義訓吏兵以候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

世語曰初

宣王勒兵從闕下趣武庫當爽門人逼車住爽妻劉怖
出至廳事謂帳下守督曰公在外今兵起如何督曰夫
人勿憂乃上門樓引弩注箭欲發將孫謙在後牽
止之曰天下事未可知如此者三宣王遂得過去爽得
宣王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爲

干寶晉記曰爽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木爲鹿角

發屯甲兵數千人以爲衛魏末傳曰宣王語弟孚陛下在外不可露宿促送帳幔太官食具詣行在所大

司農沛國桓範聞兵起不應太后召矯詔開平昌門拔
取劔戟略將門候南奔爽宣王知曰範畫策爽必不能
用範計範說爽使車駕幸許昌招外兵爽兄弟猶豫未
決範重謂羲曰當今日卿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
夫持質一人尚欲望活今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
敢不應者羲猶不能納侍中許允尚書陳泰說爽使早

自歸罪爽於是遣允泰詣宣王歸罪請死乃通宣王奏

事干寶晉書曰桓範出赴爽宣王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驚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世語曰

宣王使許允陳泰解語爽蔣濟亦與書達宣王之旨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謂爽唯免官而已以洛水

為誓爽信之罷兵魏氏春秋曰爽既罷兵曰我不失作

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續耳何圖今日

坐汝等族滅矣遂免爽兄弟以侯還第魏末傳曰爽兄弟歸家

使尉部圍爽第四角角作高樓令人在上望視爽兄弟

舉動爽計窮愁悶持彈到後園中樓上人便唱言故大

將軍東南行爽還聽事上與兄弟共議未知宣王意深

淺作書與宣王曰賤子爽哀惶恐怖無狀招禍分受屠

滅前遣家人迎糧于今未反數日乏匱當煩見餉以繼
旦夕宣王得書大驚即答書曰初不知乏糧甚懷踧踖
令致米一百斛并肉脯鹽豉大豆尋送
爽兄弟不達變數即便喜歡自謂不死
初張當私以所
擇才人張何等與爽疑其有姦收當治罪當陳爽與晏

等陰謀反逆並先習兵須三月中欲發於是收晏等下獄會公卿朝臣廷議以爲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爽以支屬世蒙殊寵親受先帝握手遺詔託以天下而包藏禍心蔑棄顧命乃與晏颺及當等謀圖神器範黨同罪人皆爲大逆不道於是收爽義訓晏颺謚軌勝

範當等皆伏誅夷三族

魏略曰鄧颺字玄茂鄧禹後也少得士名於京師明帝時爲尚

書郎除洛陽令坐事免拜中郎又入兼中書郎初颺與李勝等爲浮華友及在中書浮華事發被斥出遂不復用正始初乃出爲潁川太守轉大將軍長史遷侍中尚書颺爲人好貨前在內職許臧艾授以顯官艾以父妾與颺故京師爲之語曰以官易富鄧玄茂每所薦達多如此比故何晏選舉不得人頗由颺之不公忠遂同其罪蓋由交友非奇才魏略曰丁謚字彥靖父斐字文侯初斐隨太祖太祖以斐鄉里特饒愛之斐性好貨數請

求犯法輒得原宥爲典軍校尉摠攝內外每所陳說多見從之建安末從太祖征吳斐隨行自以家牛羸困乃私易官牛爲人所白被收送獄奪官其後太祖問斐曰文侯印綬所在斐亦知見戲對曰以易餅耳太祖笑顧謂左右曰東曹毛掾數白此家欲令我重治我非不知此人不清良有以也我之有斐譬如人家有盜狗而善捕鼠盜雖有小損而完我囊貯遂復斐官聽用如初後數歲病亡謚少不肯交游但博觀書傳爲人沈毅頗有才略太和中常住鄴借人空屋居其中而諸王亦欲借之不知謚已得直開門入謚望見王交脚臥而不起而呼其奴客曰此何等入促呵使去王怒其無禮還具上言明帝收謚繫鄴獄以其功臣子原出後帝聞其有父風召拜度支郎中曹爽宿與相親時爽爲武衛將軍數爲帝稱其可大用會帝崩爽輔政乃拔謚爲散騎常侍遂轉尚書謚爲人外似疎略而內多忌其在臺閣有所彈駁臺中患之事不得行又其意輕貴多所忽略雖與何晏鄧颺等同位而皆少之唯以勢屈於爽爽亦敬之言無不從故于時謗書謂臺中有三狗二狗崖柴不可當一狗馮默作疽囊三狗謂何鄧丁也默者爽小字也其意言三狗皆欲嚙人而謚尤甚也奏使郭太后出居

別宮及遣樂安王使北詣鄴又遣文欽令還淮南皆謚
之計司馬宣王由是特深恨之畢軌字昭先父字子禮
建安中爲典農校尉軌以才能少有名聲明帝在東宮
時軌在文學中黃初末出爲長史明帝卽位入爲黃門
郎子尚公主居處殷富遷并州刺史其在并州名爲驕
豪時雜虜數爲暴害吏民軌輒出軍擊鮮卑軻比能失
利中護軍蔣濟表曰畢軌前失旣往不咎但恐是後難
可以再凡人材有長短不可彊成軌文雅志意自爲美
器今失并州換置他州若入居顯職不毀其德於國事
實善此安危之要唯聖恩察之至正始中入爲中護軍
轉侍中尚書遷司隸校尉素與曹爽善每言於爽多見
從之李勝字公昭父休字子朗有智略張魯前爲鎮北
將軍休爲司馬家南鄭時漢中有甘露降子朗見張魯
精兵數萬人有四塞之固遂建言赤氣久衰黃家當興
欲魯舉號魯不聽會魯破太祖以其勸魯內附賜爵關
內侯署散官騎從詣鄴至黃初中仕歷上黨鉅鹿二郡
太守後以年老還拜議郎勝少游京師雅有才智與曹
爽善明帝禁浮華而人白勝堂有四窻入達各有主名
用是被收以其所連引者多故得原禁錮數歲帝崩曹
爽輔政勝爲洛陽令夏侯玄爲征西將軍以勝爲長史

玄亦宿與勝厚駱谷之役議從勝出由是司馬宣王不
悅於勝累遷熒陽太守河南尹勝前後所宰守未嘗不
稱職爲尹歲餘聽事前屠蘇壞令人更治之小材一枚
激墮正搗受符吏石虎頭斷之後旬日遷爲荊州刺史
未及之官而敗也桓範字元則世爲冠族建安未入丞
相府延康中爲羽林左監以有文學與王象等典集皇
覽明帝時爲中領軍尚書遷征虜將軍東中郎將使持
節都督青徐諸軍事治下邳與徐州刺史鄒岐爭屋引
節欲斬岐爲岐所奏不直坐免還復爲兖州刺史怏怏
不得意又聞當轉爲冀州牧是時冀州統屬鎮北而鎮
北將軍呂昭才實仕進本在範後範謂其妻仲長曰我
寧作諸卿向三公長跪耳不能爲呂子展屈也其妻曰
君前在東坐欲擅斬徐州刺史衆人謂君難爲作下今
復羞爲呂屈是復難爲作上也範忿其言觸實乃以刀
環撞其腹妻時懷孕遂墮胎死範亦竟稱疾不赴冀州
正始中拜大司農範前在臺閣號爲曉事及爲司農又
以清省稱範嘗抄撮漢書中諸雜事自以意斟酌之名
曰世要論蔣濟爲太尉嘗與範會社下羣卿列坐有數
人範懷其所撰欲以示濟濟謂濟當虛心觀之範出其書
以示左右左右傳之示濟濟不肯視範心恨之因論他

事乃發怒謂濟曰我祖薄德公輩何似邪濟性雖彊毅亦知範剛毅睨而不應各罷範於沛郡仕次在曹真後于時曹爽輔政以範鄉里老宿於九卿中特敬之然不甚親也及宣王起兵閉城門以範爲曉事乃指召之欲使領中領軍範欲應召而其子諫之以爲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疑有頃兒又促之範欲去而司農丞吏皆止範範不從乃突出至平昌城門城門已閉門候司蕃故範舉吏也範呼之舉手中版以示之矯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蕃欲求見詔書範呵之言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爾乃開之範出城顧謂蕃曰大傅圖逆卿從我去蕃徒行不能及遂避側範南見爽勸爽兄弟以天子詔許昌徵四方以自輔爽疑義又無言範自謂義曰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爲邪於今日卿等門戶倒矣俱不言範又謂義曰卿別營近在關南洛陽典農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詣許昌不過中宿許昌別庫足相被假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義兄弟默然不從中夜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謂諸從駕羣臣曰我度太傅意亦不過欲令我兄弟向己也我獨有以不合於遠近耳遂進謂帝曰陛下作詔免臣官報皇太后令範知爽首免而已必坐唱義也範乃曰老子今茲坐卿兄弟族矣爽

等既免帝還宮遂令範隨從到洛水浮橋北望見宣王
下車叩頭而無言宣王呼範姓曰桓大夫何爲爾邪車
駕入宮有詔範還復位範詣闕拜章謝待報會司蕃詣
鴻臚自首具說範前臨出所道宣王乃忿然曰誣人以
反於法何應主者曰科律反受其罪乃收範於闕下時
人持範甚急範謂部官曰徐之我亦義士耳遂送廷尉
世語曰初爽夢二虎銜雷公雷公若二升椀放著庭中
爽惡之以問占者靈臺丞馬訓曰憂兵訓退告其妻曰
爽將以兵亡不出旬日漢晉春秋曰安定皇甫謐以九
年冬夢至洛陽自廟出見車騎甚衆以物呈廟云誅大
將軍曹爽竊而以告其邑人邑人曰君欲作曹人之夢
乎朝無公孫彊如何且爽兄弟典重兵又權尚書事誰
敢謀之謐曰爽無叔振鐸之請苟失天機則離矣何恃
於彊昔漢之闕顯倚母后之尊權國威命可謂至重矣
闕人十九人一旦尸之况爽兄弟乎世語曰初爽出司
馬魯芝留在府聞有事將營騎斫津門出赴爽爽誅擢
爲御史中丞及爽解印綬將出主簿楊綜止之曰公挾
主握權捨此以至東市乎爽不從有司奏綜導爽反宣
王曰各爲其主也宥之以爲尚書郎芝字世英扶風人
也以後仕進至特進光祿大夫綜字初伯後爲安東將

軍司馬文王長史臣松之案夏侯湛爲芝銘及干寶晉紀並云爽旣誅宣王卽擢芝爲并州刺史以綜爲安東參軍與世語不同 嘉平中紹功臣世封真族孫熙爲新昌亭侯

邑三百戶以奉真後

干寶晉記曰蔣濟以曹真之勳力不宜絕祀故以熙爲後濟又病其

言之失信於爽發病卒

晏何進孫也母尹氏爲太祖夫人晏長於

宮省又尚公主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

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

晏字平叔魏略曰太祖爲司空時納晏母并收養晏其時秦宜

祿兒阿蘇亦隨母在公家並見寵如公子蘇卽朗也蘇性謹慎而晏無所顧憚服飾擬於太子故文帝特憎之每不呼其姓字嘗謂之爲假子晏尚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及明帝立頗爲冗官至正始初曲合於曹爽亦以才能故爽用爲散騎侍郎遷侍中尚書晏前以尚主得賜爵爲列侯又其母在內晏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晏爲尚書主選舉其宿與之有舊者多被拔擢魏末傳曰晏婦金鄉公主卽晏同母妹公主

賢謂其母沛王太妃曰晏爲惡日甚將何保身母笑曰汝得無妬晏耶俄而晏死有一男年五六歲宣王遣人錄之晏母歸藏其子王宮中向使者搏頰乞白活之使者具以白宣王宣王亦聞晏婦有先見之言心常嘉之且爲沛王故特原不殺魏氏春秋曰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於時司馬景王亦預焉晏嘗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之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况諸已也初宣王使晏典治爽等獄晏窮治黨與冀以獲宥宣王曰凡有八族晏疏丁鄧等七姓宣王曰未也晏窮急乃曰豈謂晏乎宣王曰是也乃收晏臣松之案魏末傳云晏取其同母妹爲妻此縉紳所不忍言雖楚王之妻嫂不是甚也已設令此言出於舊史猶將莫之或信況底下之書乎案諸王傳沛王出自杜夫人所生晏母姓尹公主若與沛王同生焉得言與晏同母皇甫謐列女傳曰爽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名令女文叔早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己乃斷髮以爲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卽復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絕婚疆迎令女歸時文寧爲梁相憐其

少執義又曹氏無遺類冀其意沮迺使人諷之令女
歎且泣曰吾亦惟之許之是也家以爲信防之少懈令
女於是竊入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臥其母呼與語不
應發被視之血流滿牀席舉家驚惶奔往視之莫不酸
鼻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至辛苦迺
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聞仁者不
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
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爲乎司馬宣
王聞而嘉之聽使乞子字
養爲曹氏後名顯于世

夏侯尚字伯仁淵從子也文帝與之親友

魏書曰尚有
籌畫智略文

帝器之與爲
布衣之交

太祖定冀州尚爲軍司馬將騎從征伐後

爲五官將文學魏國初建遷黃門侍郎代郡胡叛遣鄢
陵侯彰征討之以尚參彰軍事定代地還太祖崩於洛
陽尚持節奉梓宮還鄴并錄前功封平陵亭侯拜散騎

常侍遷中領軍文帝踐阼更封平陵鄉侯遷征南將軍領荊州刺史假節都督南方諸軍事尚奏劉備別軍在上庸山道險難彼不我虞若以奇兵潛行出其不意則獨克之勢也遂勒諸軍擊破上庸平三郡九縣遷征南大將軍孫權雖稱藩尚益脩攻討之備權後果有貳心黃初三年車駕幸宛使尚率諸軍與曹真共圍江陵權將諸葛瑾與尚軍對江瑾渡入江中渚而分水軍於江中尚夜多持油船將步騎萬餘人於下流潛渡攻瑾諸軍夾江燒其舟船水陸並攻破之城未拔會大疫詔勅尚引諸軍還益封六百戶并前千九百戶假鉞進爲牧

荊州殘荒外接蠻夷而與吳阻漢水爲境舊民多居江南尚自上庸通道西行七百餘里山民蠻夷多服從者五六年間降附數千家五年徙封昌陵鄉侯尚有愛妾嬖幸寵奪適室適室曹氏女也故文帝遣人絞殺之尚悲感發病恍惚旣葬埋妾不勝思見復出視之文帝聞而恚之曰杜襲之輕薄尚良有以也然以舊臣恩寵不衰六年尚疾篤還京都帝數臨幸執手泣尚薨諡曰悼侯

魏書載詔曰尚自少侍從盡誠竭節雖云異姓其猶骨肉是以入爲腹心出當爪牙智略深敏謀謨過人

不幸早殞命也柰何贈征南大將軍昌陵侯印綬

子立嗣又分尚戶三百賜尚

弟子奉爵關內侯立字太初少知名弱冠爲散騎黃門

侍郎嘗進見與皇后弟毛曾並坐立恥之不悅形之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爲羽林監正始初曹爽輔政立爽之

姑子也累遷散騎常侍中護軍

世語曰立世名知人爲中護軍拔用武官參戰

牙門無非俊傑多牧州典郡立法垂教于今皆爲後式

太傅司馬宣王問以時事

立議以爲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叙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勢馳騫之路開下踰其叙則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柄也機權多門是紛亂之原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

之來有年載矣緬緬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叙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倫輩倫輩當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於家門豈不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爲政乎義斷行於鄉黨豈不堪於事任乎三者之類取於中正雖不處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煥然明別矣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校否衆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相考莫究於此閭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匠宰失位衆人驅駭欲風俗清靜其可

得乎天臺縣遠衆所絕意所得至者更在側近孰不脩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則脩己家門者已不如自達於鄉黨矣自達鄉黨者已不如自求之於州邦矣苟開之有路而患其飾真離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豈若使各帥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如其所簡或有參錯則其責負自在有司官長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

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又以爲古之建官所以濟育羣生統理民物也故爲之君長以司牧之司牧之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安專則職業脩而事不煩夫事簡業脩上下相安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先王建萬國雖其詳未可得而究然分疆畫界各守土境則非重累羈絆之體也下考殷周五等之叙徒有小大貴賤之差亦無君官臣民而有二統互相牽制者也夫官統不一則職業不脩職業不脩則事何得而簡事之不簡則民何得而靜民之不靜則邪惡並興而姦僞滋長故先王達其如此故專其

職司而一其統業始自秦世不師聖道私以御職姦以待下懼宰官之不脩立監牧以董之畏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宰牧相累監察相司人懷異心上下殊務漢承其緒莫能匡改魏室之隆日不暇及五等之典雖難卒復可粗立儀準以一治制今之長吏皆君吏民橫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郡所攝唯在大較則與州同無爲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刺史職存則監察不廢郡吏萬數還親農業以省煩費豐財殖穀一也大縣之才皆堪郡守是非之訟每生意異順從則安直已則爭夫和羹之美在於合異上下之益在能相濟順從乃安此

琴瑟一聲也蕩而除之則官省事簡二也又幹郡之吏職監諸縣營護黨親鄉邑舊故如有不副而因公掣頓民之困弊咎生於此若皆并合則亂原自塞三也今承衰弊民人彫落賢才鮮少任事者寡郡縣良吏往往非一郡受縣成其劇在下而吏之上選郡當先足此爲親民之吏專得底下吏者民命而常頑鄙今如并之吏多選清良者造職大化宣流民物獲寧四也制使萬戶之縣名之郡守五千以上名之都尉千戶以下令長如故自長以上考課遷用轉以能升所牧亦增此進才効功之叙也若經制一定則官才有次治功齊明五也若省

郡守縣皆徑達事不擁隔官無留滯三代之風雖未可必簡一之化庶幾可致便民省費在於此矣又以爲文質之更用猶四時之迭興也王者體天理物必因弊而濟通之時彌質則文之以禮時泰侈則救之以質今承百王之末秦漢餘流世俗彌文宜大改之以易民望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從大將軍以上皆得服綾錦羅綺紈素金銀飾鏤之物自是以下雜綵之服通于賤人雖上下等級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玄黃之采已得通於下矣欲使市不鬻華麗之色商不通難得之貨工不作雕刻之物不可得也是故宜大理其

本準度古法文質之宜取其中則以爲禮度車輿服章皆從質樸禁除末俗華麗之事使幹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復有錦綺之飾無兼采之服纖巧之物自上以下至於樸素之差示有等級而已勿使過一二之覺若夫功德之賜上恩所特加皆表之有司然後服用之夫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樸素之教興於本朝則彌侈之心自消於下矣宣王報書曰審官擇人除重官改服制皆大善禮鄉閭本行朝廷考事大指如所示而中間一相承習卒不能改秦時無刺史但有郡守長吏漢家雖有刺史奉六條而已故刺史稱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治

吏不成臣其後轉更爲官司耳昔賈誼亦患服制漢文
雖身服弋綈猶不能使上下如意恐此三事當待賢能
然後了耳玄又書曰漢文雖身衣弋綈而不革正法度
內外有僭擬之服寵臣受無限之賜由是觀之似指立
在身之名非篤齊治制之意也今公侯命世作宰追蹤
上古將隆至治抑末正本若制定於上則化行於衆矣
夫當宜改之時留殷勤之心令發之日下之應也猶響
尋聲耳猶垂謙謙曰待賢能此伊周不正殷姬之典也
竊未喻焉頃之爲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

魏略曰玄旣遷司馬景王代爲護軍護軍總統諸將任
主武官選舉前後當此官者不能止貨賂故蔣濟爲護

軍時有謠言欲求牙門當得千四百人督五百匹宣王與濟善間以問濟濟無以解之因戲曰洛中市買一錢不足則不行遂相對歡笑玄代濟故不能止絕人事及景王之代玄整頓法令人莫犯者與曹爽共興駱谷之役時人譏之爽誅徵玄爲大鴻臚數年徙太常玄以爽抑絀內不得意中書令李豐雖宿爲大將軍司馬景王所親待然私心在玄遂結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謀欲以玄輔政豐旣內握權柄子尚公主又與緝俱馮翊人故緝信之豐陰令弟兗州刺史翼求入朝欲使將兵入并力起會翼求朝不聽嘉平六年二月當拜貴人豐等欲因御臨軒諸門有陛兵誅大將軍以玄代之以緝爲驃騎將軍豐密語黃門監蘇鑠未寧署令樂

敦宄從僕射劉賢等曰卿諸人居內多有不法大將軍

嚴毅累以爲言張當可以爲誠鑠等皆許以從命

魏書曰玄

素貴以爽故廢黜居常怏怏不得意中書令李豐與玄
及后父光祿大夫張緝陰謀爲亂緝與豐同郡傾巧人
也以東莞太守召爲后家亦不得意故皆同謀初豐自
以身處機密息韜又以列侯給事中尚齊長公主有內
外之重心不自安密謂韜曰玄旣爲海內重人加以當
大任年時方壯而未見廢又親曹爽外弟於大將軍有
嫌吾得玄書深以爲憂緝有才用棄兵馬大郡還坐家
巷各不得志欲使汝以密計告之緝嘗病創臥豐遣韜
省病韜屏人語緝曰韜尚公主父子在機近大將軍乘
事常恐不見明信太常亦懷深憂君侯雖有后父之尊
安危未可知皆與韜家同慮者也韜父欲與君侯謀之
緝默然良久曰同舟之難吾焉所逃此大事不捷卽禍
及宗族韜於是往報豐密語黃門監蘇鑠等蘇鑠等答
豐惟君侯計豐言曰今拜貴人諸營兵皆屯門陛下臨
軒因此便共迫脅將羣寮人兵就誅大將軍卿等當共
密白此意鑠等曰陛下儻不從人柰何豐等曰事有權

宜臨時若不信聽便當劫將去耳那得不從鑠等許諾
豐曰此族滅事卿等密之事成卿等皆當封侯常侍也
豐復密以告玄緝緝遣子邈與豐相結同謀起事世語
曰豐遣子韜以謀報玄玄曰宜詳之耳而不以告也

大將軍微聞其謀請豐相見豐不知而往卽殺之

世語曰大

將軍聞豐謀舍人王羨請以命請豐豐若無備情屈勢
迫必來若不來羨一人足以制之若知謀泄以衆挾輪
長戟自衛徑入雲龍門挾天子登陵雲臺臺上有三千
人仗鳴鼓會衆如此羨所不及也大將軍乃遣羨以車
迎之豐見劫迫隨羨而至魏氏春秋曰大將軍責豐豐
知禍及遂正色曰卿父子懷姦將傾社稷惜吾力劣不
能相禽滅耳大將軍怒使勇士以刀環築豐腰殺之魏
略曰豐字安國故衛尉李義子也黃初中以父任召隨
軍始爲白衣時年十七八在鄴下名爲清白識別人物
海內翕然莫不注意後隨軍在許昌聲稱日隆其父不
願其然遂令閉門勅使斷客初明帝在東宮豐在文學
中及卽尊位得吳降人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爲誰降人
云聞有李安國者是時豐爲黃門郎明帝問左右安國
所在左右以豐對帝曰豐名乃被於吳越邪後轉騎都

尉給事中帝崩後爲永寧太僕以名過其實能用少也正始中遷侍中尚書僕射豐在臺省常多託疾時臺制疾滿百日當解祿豐疾未滿數十日輒暫起已復臥如是數歲初豐子韜以選尚公主豐雖外辭之內不甚憚也豐弟翼及偉仕數歲間並歷郡守豐嘗於人中顯誠二弟言當用榮位爲及司馬宣王久病偉爲二千石荒於酒亂新平扶風二郡而豐不召衆人以爲恃寵曹爽專政豐依違二公間無有適莫故于時有謗書曰曹爽之勢熱如湯太傅父子冷如漿李豐兄弟如游光其意以爲豐雖外示清淨而內圖事有似於游光也及宣王奏誅爽住車闕下與豐相聞豐怖遽氣索足委地不能起至嘉平四年宣王終後中書令缺大將軍諮問朝臣誰可補者或指向豐豐雖知此非顯選而自以連婚國家思附至尊因伏不辭遂奏用之豐爲中書二歲帝比每獨召與語不知所說景王知其議已請豐豐不以實告乃殺之其事秘豐前後仕歷三朝不以家計爲意仰俸廩而已韜雖尚公主豐常約勅不得有所侵取時得賜錢帛輒以外施親族及得賜官人多與子弟而豐皆以與諸外甥及死後有司籍其家家無餘積魏氏春秋日夜送豐尸付廷尉廷尉鍾毓不受曰非法官所治也

以其狀告且勅之乃受帝怒將問豐死意太后懼呼帝入乃止遣使收翼世語曰翼後妻散騎常侍荀廩姊謂翼曰中書事發可及書未至赴吳何爲坐取死亡左右可共同赴水火者誰翼思未答妻曰君在大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去亦不免翼曰二兒小吾不去今但從坐身死二兒必免果如翼言翼子斌楊駿外甥也晉惠帝初爲河南尹與

駿俱死見晉書

事下有司收玄緝鑠敦賢等送廷尉

世語

曰玄至廷尉不肯下辭廷尉鍾毓自臨治玄玄正色責毓曰吾當何辭卿爲令史貴人也卿便爲吾作毓以其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夜爲作辭令與事相附流涕以示玄玄視頷之而已毓弟會年少於玄玄不與交是日於毓坐狎玄玄不受孫盛雜語曰玄在囹圄會因欲狎而友玄玄正色曰鍾君何相偏如此也

廷尉

鍾毓奏豐等謀迫脅至尊擅誅冢宰大逆無道請論如

法於是會公卿朝臣廷尉議咸以爲豐等各受殊寵典

綜機密緝承外戚椒房之尊玄備世臣並居列位而包

藏禍心構圖凶逆交關閹豎授以姦計畏憚天威不敢
顯謀乃欲要君脅上肆其詐虐謀誅良輔擅相建立將
以傾覆京室顛危社稷毓所正皆如科律報毓施行詔
書齊長公主先帝遺愛原其三子死命於是豐玄緝敦
賢等皆夷三族

魏書曰豐子韜以尚主賜死獄中

其餘親屬徙樂浪郡

玄格量弘濟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時年四十

六

魏略曰玄自從西還不交人事不蓄華妍魏氏春秋曰初夏侯霸將奔蜀呼玄欲與之俱玄曰吾豈苟存

自容於寇虜乎遂還京師太傅薨許允謂玄曰無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玄嘗著樂毅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咸傳於世玄之執也衛將軍司馬文王流涕請之大將軍曰卿忘會趙司空葬乎先是司空趙儼薨大將軍兄弟會葬賓客以百數玄時後至衆賓客

威越席而迎大將軍由是惡之臣松之案曹爽以正始五年伐蜀時玄已爲關中都督至十年爽誅滅後方還洛耳案少帝紀司空趙儼以六年亡玄則無由得會儼葬若云玄入朝紀傳又無其事斯近妄不實

正元

中紹功臣世封尚從孫本爲昌陵亭侯邑三百戶以奉

尚後初中領軍高陽許允與豐玄親善先是有詐作尺

一詔書以玄爲大將軍允爲太尉共錄尚書事有何人

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馳走允卽

投書燒之不以開呈司馬景王後豐等事覺徒允爲鎮

北將軍假節督河北諸軍事未發以放散官物收付廷

尉徒樂浪道死

魏略曰允字士宗世冠族父據仕歷典農校尉郡守允少與同郡崔贊俱發名

於冀州召入軍明帝時爲尚書選曹郎與陳國袁侃對同坐職事皆收送獄詔旨嚴切當有死者正直者爲重

允謂侃曰卿功臣之子法應入議不憂死也侃知其指乃爲受重允刑竟復吏出爲郡守稍遷爲侍中尚書中領軍允聞李豐等被收欲往見大將軍已出門回遑不定中道還取袴豐等已收訖大將軍聞允前遽怪之曰我自收豐等不知士大夫何爲怒怒乎是時朝臣遽者多耳而衆人咸以爲意在允也會鎮北將軍劉靜卒朝廷以允代靜已受節傳出止外舍大將軍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著繡畫行也允心甚悅與臺中相聞欲易其鼓吹旌旗其兄子素頗問衆人說允前見嫌意戒允但當趣耳用是爲邪允曰卿俗士不解我以榮國耳故求之帝以允當出乃詔會羣臣羣臣皆集帝特引允以自近允前爲侍中顧當與帝別涕泣歎會訖罷出詔促允令去會有司奏允前擅以厨錢穀乞諸俳及其官屬故遂收送廷尉考問竟故滅死徙邊允以嘉平六年秋徙妻子不得自隨行道未到以其年冬死魏氏春秋曰允爲吏部郎選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召入將加罪允妻阮氏跳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允領之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日限在前帝前取事視之乃釋遣出望其衣敗曰

清吏也賜之允之出爲鎮北也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
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允善相印將拜以印不善使
更刻之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始成而已被辱問送印者
果懷之而墜於廁相印書曰相印法本出陳長文長文
以語韋仲將印工楊利從仲將受法以語許士宗利以
法術占吉凶十可中八九仲將問長文從誰得法長文
曰本出漢世有相印相笏經又有鷹經牛經馬經印工
宗養以法語程申伯是故有一十二家相法傳於世允
妻阮氏賢明而醜允始見愕然交禮畢無復入意妻遣
婢覘之云有客姓桓妻曰是必桓範將勸使入也旣而
範果勸之允入須臾便起妻捉裾留之允顧謂婦曰婦
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唯容士有百行君有
其幾許曰皆備婦曰士有百行以德爲首君好色不好
德何謂皆備允有慙色知其非凡遂雅相親重生二子
奇猛少有令聞允後爲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
正在機神色不變曰早知爾耳門生欲藏其子婦曰無
預諸兒事後移居墓所景王遣鍾會看之若才藝德能
及父當收兒以語母母答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胷懷
與會語便自無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多少問朝
事兒從之會反命具以狀對卒免其禍皆母之教也雖

會之識鑒而翰賢婦之智也果慶及後嗣追封子孫而已世語曰允二子奇字子泰猛字子豹並有治理才學晉元康中奇爲司隸校尉猛幽州刺史傅暢晉諸公贊曰猛禮樂儒雅當時最優奇子遐字思祖以清尚稱位至侍中猛子式字儀祖有才

清河王經亦與允俱稱冀州名士甘露中爲尚書坐高貴鄉公事誅始經爲郡守

經母謂經曰汝田家子今仕至二千石物太過不祥可

以止矣經不能從歷二州刺史司隸校尉終以致敗

世語

曰經字彥偉初爲江夏太守大將軍曹爽附絹二十匹令交市於吳經不發書棄官歸母問歸狀經以實對母以經典兵馬而擅去對送吏杖經五十爽聞不復罪經爲司隸校尉辟河內向雄爲都官從事王業之出不申經章以及難經刑於東市雄哭之感動一市刑及經母雍州故吏皇甫晏以家財收葬焉漢晉春秋曰經被收辭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往所以不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以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哉晉武帝太始

元年詔曰故尚書王經雖身陷法辟然守志可嘉門戶墮沒意常愍之其賜經孫郎中允友人同

郡崔贊亦嘗以處世太盛戒允云荀綽冀州記曰贊子洪字良伯清恪有匪

躬之志爲晉吏部尚書大司農

評曰夏侯曹氏世爲婚姻故惇淵仁洪休尚真等並以親舊肺腑貴重於時左右勲業咸有效勞爽德薄位尊沈溺盈溢此固大易所著道家所忌也立以規格局度世稱其名然與曹爽中外纒縷榮位如斯曾未聞匡弼其非援致良才舉茲以論焉能免之乎

魏志卷九

魏志卷九考證

夏侯惇二十四年太祖軍擊破呂布軍於摩陂○臣明

楷

按布已死于建安三年此時無與太祖交兵之事

又按武帝紀云二十四年王自洛陽南征羽未至是
攻羽破之羽走仁圍解王軍摩陂此呂布二字疑爲
關羽二字之誤然各本皆同

安西鎮東將軍假節注乃共構楸以誹謗公主奏之有
詔收楸○公主宋本作令主

夏侯淵擊破南山賊劉雄降其衆○臣浩按張魯傳注

云劉雄鳴據武關道口太祖遣夏侯淵討破之雄鳴

南奔漢中是其人也此作劉雄疑脫鳴字

姜敘起兵鹵城以應之○何焯曰西縣屬漢陽西古作鹵此鹵字與楊阜傳皆訛爲鹵

霸弟威官至兗州刺史注莊晉景陽皇后姊夫也○何焯曰陽當作羊此晉景獻皇后也

曹仁譚敗純麾下騎斬譚首級北征三部○毛本作斬譚首及北征三郡

曹洪與太祖會龍亢○監本誤作龍元今改正

曹休遣司馬宣王從漢水下督休諸軍向尋陽○何焯曰當作休督諸軍宣王與休並爲上將分道而進宣

王方從西道當吳上流則東軍之向晉陽者不得而兼督也

曹真得制其輕重也注乃欲明賢良辨等列順長少也
○北宋本長少作少長

此乃陛下之大鑒臣受命之時也○受疑當作授

夷三族注以官易富鄧元茂○

臣浩

按通志畧作以官

易婦爲是臧艾以父妾與颺故爲此語也

又注蓋由交友非奇才○一本作非其才

又注丁謚字彥靖○太平御覽靖作靜

又注二狗崖柴不可當一狗憑然作疽囊○何焯曰

崖柴藝文作唯柴玉篇唯狗欲嚙也類篇又作唯則
偏旁無口字者或古人假借通用默太平御覽作默
又注明帝禁浮華而人白勝堂有四窻八達各有主
名用是被收○臣龍官按堂有四窻八達未必能得

罪或堂字爲黨字之誤諸葛誕注云以元疇四人爲
四聽誕備八人爲八達是其証也窻與聽古字通用
著述凡數十篇注又其母在內○北宋本作又以其母
在內

夏侯尚至於樸素之差示有等級而已勿使過一二之
覺○覺何焯云疑作較

時年四十六注元之執也衛將軍司馬文王流涕請之
○何焯曰以三少帝紀證之文王於時爲安東將軍
非衛將軍也

徙樂浪道死注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
日限在前○太平御覽日限在前上多某守雖後四
字

終以致敗注王業之出不申經竟以及難○臣明楷按
高貴鄉公卒注云王沈王業馳告文王尚書王經以
正直不出因沈業申意則此竟字當作意字

魏志卷九考證

魏志卷十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荀彧

子惲 孫尅

荀攸 賈詡

荀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也祖父淑字季和朗陵令當漢順桓之間知名當世有子八人號曰八龍彧父緄濟

南相叔爽司空

續漢書曰淑有高才王暢李膺皆以爲師爲朗陵侯相號稱神君張璠漢紀曰

淑博學有高行與李固李膺同志友善拔李昭於小吏友黃叔度於幼童以賢良方正徵對策譏切梁氏出補朗陵侯相卒官八子儉緄靖熹詵爽肅勇黼爽字慈明幼好學年十二通春秋論語孰思經典不應徵命積十數年董卓秉政復徵爽爽欲遁去吏持之急詔下郡卽拜平原相行至苑陵又追拜光祿勳視事三日策拜司

空爽起自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淑舊居西豪里縣
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署其里爲高陽里靖
字叔慈亦有至德名幾亞爽隱居終身皇甫謐逸士傳
或問許子將靖與爽孰賢子將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
朗叔慈內潤

或年少時南陽何顒異之曰王佐才也

典略曰中常侍

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轉以與或父緄
慕衡勢爲或娶之或爲論者所譏臣松之案漢記云唐
衡以桓帝延熹七年死計或于時年始二歲則或婚之
日衡之沒久矣慕勢之言爲不然也臣松之又以爲緄
八龍之一必非苟得者也將有逼而然何云慕勢哉昔
鄭忽以違齊致譏雋生以拒霍見美致譏在於失援見
美嘉其慮遠並無交至之害故得各全其志耳至於闕
豎用事四海屏氣左愴唐衡殺生在口故于時諺云左
迴天唐獨坐言威權莫二也順之則六親以安忤違則
大禍立至斯誠以存易亡蒙恥期全之日昔蔣詡姻于
王氏無損清高之操

永漢元年舉孝廉拜守宮令董卓

之亂求出補吏除亢父令遂棄官歸謂父老曰潁川四

戰之地也天下有變常爲兵衝宜亟去之無久留鄉人多懷土猶豫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莫有隨者或獨將宗族至冀州而袁紹已奪馥位待或以上賓之禮或弟諶及同郡辛評郭圖皆爲紹所任或度紹終不能成大事時太祖爲奮武將軍在東郡初平二年或去紹從太祖太祖悅曰吾之子房也以爲司馬時年二十九是時董卓威陵天下太祖以問或或曰卓暴虐已甚必以亂終無能爲也卓遣李傕等出關東所過虜略至潁川陳留而還鄉人留者多見殺略明年太祖領兗州牧後爲鎮東將軍或常以司馬從興平元年太祖征陶

謙任或留事會張邈陳宮以兗州反潛迎呂布布既至邈乃使劉翊告或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衆疑惑或知邈爲亂卽勒兵設備馳召東郡太守夏侯惇而兗州諸城皆應布矣時太祖悉軍攻謙留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與邈宮通謀惇至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衆乃定豫州刺史郭貢帥衆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呂布同謀衆甚懼貢求見或或將往惇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不可或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或無懼意謂鄆城未易攻

遂引兵去又與程昱計使說范東阿卒全三城以待太祖太祖自徐州還擊布濮陽布東走二年夏太祖軍乘氏大饑人相食陶謙死太祖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或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今以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宮宮必不敢西顧以其閒勒兵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揚州共討袁術

以臨淮泗若舍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採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唯鄆城范衛可全其餘非己之有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爲表裏今東方皆以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略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耳

臣松之以爲于時徐州未平兗州又叛而云十萬之衆雖是抑抗之

言要非寡弱之稱益知官渡之役不得云兵不滿萬也

前討徐州威罰實行

曹瞞傳云

自京師遭董卓之亂人民流移東出多依彭城間遇太祖至坑殺男女數萬口於泗水水爲不流陶謙帥其衆軍武原太祖不得進引軍從泗南攻取慮睢陵夏丘諸縣皆屠之雞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

其子弟

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爲守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太祖乃止大收麥復與布戰分兵平諸縣布敗走兗州遂平建安元年太祖擊破黃巾漢獻帝自河東還洛陽太祖議奉迎都許或以山東未平韓暹楊奉新將天子到洛陽北連張楊未可卒制或勸太祖曰昔高祖東伐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右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雖禦難于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

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
奮而增哀誠因此時奉主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
服雄傑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
節必不能爲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爲害若不時定四
方生心後雖慮之無及太祖遂至洛陽奉迎天子都許
天子拜太祖大將軍進或爲漢侍中守尚書令常居中
持重典略曰或折節下士坐不累席其在臺閣不以私
欲撓意或有羣從一人才行實薄或謂或以君當
事不可不以某爲議郎邪或笑曰官者所以表才也
若如來言衆人其謂我何邪其持心平正皆類此

太祖雖征伐在外軍國事皆與或籌焉

典略曰或爲人偉美又平原禰衡傳

曰衡字正平建安初自荊州北游許都恃才傲逸臧否
過差見不如已者不與語人皆以是憎之唯少府孔融

高貴其才上書薦之曰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
升堂觀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
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心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
足怪衡時年二十四是時許都雖新建尚饒人士衡嘗
書一刺懷之字漫滅而無所適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
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也又問曰
當今許中誰最可者衡曰大兒有孔文舉小兒有楊德
祖又問曹公苟令君趙盪寇皆足蓋世乎衡稱曹公不
甚多又見荀有儀容趙有腹尺因答曰文若可借面甲
喪雅長可使監厨請客其意以爲苟但有貌趙健啖肉
也於是衆人皆切齒衡知衆不悅將南還荊州裝束臨
發衆人爲祖道先設供帳於城南自共相誠曰衡數不
遜今因其後到以不起報之及衡至衆人皆坐不起衡
乃號咷大哭衆又問其故衡曰行屍柩之間能不悲乎
衡南見劉表表甚禮之將軍黃祖屯夏口祖子射與衡
善隨到夏口祖嘉其才每在坐席有異賓介使與衡談
後衡驕蹇答祖言俳優饒言祖以爲罵已也大怒顧伍
伯捉頭出左右遂扶以去拉而殺之臣松之以本傳不
稱或容貌故載典略與衡傳以見之又潘勗爲或碑文
稱或瓌姿奇表張衡文士傳曰孔融數薦衡於太祖欲

與相見而衡疾惡之意常憤懣因在疾不肯往而數有
言論太祖聞其名圖欲辱之乃錄爲鼓吏後至八月朝
大宴賓客並會時鼓吏擊鼓過皆當脫其故服易著新
衣次衡衡擊爲漁陽參搥容態不常音節殊妙坐上賓
客聽之莫不慷慨過不易衣吏呵之衡乃當太祖前以
次脫衣裸身而立徐徐乃著禪帽畢復擊鼓參搥而顏
色不怍太祖大笑告四坐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至今
有漁陽參搥自衡造也融深責數衡并宣太祖意欲令
與太祖相見衡許之曰當爲卿往至十月朝融先見太
祖說衡欲求見至日晏衡著布單衣疏巾履坐太祖營
門外以杖捶地數罵太祖太祖敕外廐急具精馬三匹
并騎二人謂融曰禍衡豎子乃敢爾孤殺之無異於雀
鼠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所聞今日殺之人將謂孤不
能容今送與劉表視卒當何如乃令騎以衡置馬上兩
騎扶送至南陽傅子曰衡辯於言而剋於論見荊州牧
劉表日所以自結於表者甚至表悅之以爲上賓衡稱
表之美盈口而論表左右不廢繩墨於是左右因形而
譖之曰衡稱將軍之仁西伯不過也唯以爲不能斷功
不濟者必由此也是言實指表智短而非衡所言也表
不詳察遂疏衡而逐之衡以交絕於劉表智窮於黃祖

身死名滅爲天下笑者譖之者有形也

太祖問或誰能代卿爲我謀者或

言荀攸鍾繇先是或言策謀士進戲志才志才卒又進

郭嘉太祖以或爲知人諸所進達皆稱職唯嚴象爲揚

州韋康爲涼州後敗亡

三輔決錄曰象字文則京兆人少聰博有膽智以督軍御史中

丞詣揚州討袁術會術病卒因以爲揚州刺史建安五年爲孫策廬江太守李術所殺時年三十八象同郡趙

岐作三輔決錄恐時人不盡其意故隱其書唯以示象康字元將亦京兆人孔融與康父端書曰前日元將來

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慙性貞實文懿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

貴之端從涼州牧徵爲太僕康代爲涼州刺史時人榮之後爲馬超所圍堅守歷時救軍不至遂爲超所殺仲

將名誕見

自太祖之迎天子也袁紹內懷不服紹旣并

河朔天下畏其彊太祖方東憂呂布南拒張繡而繡敗

太祖軍於宛紹益驕與太祖書其辭悖慢太祖大怒出入動靜變於常衆皆謂以失利於張繡故也鍾繇以問或或曰公之聰明必不追咎往事殆有他慮則見太祖問之太祖乃以紹書示或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或曰古之成敗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彊苟非其人雖彊易弱劉項之存亡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紹爾紹貌外寬而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唯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衆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

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
好問者多歸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爲虛美行已
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
願爲用此德勝也夫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誰敢不
從紹之彊其何能爲太祖悅彧曰不先取呂布河北亦
未易圖也太祖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亂羌
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充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爲將
柰何彧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超最
彊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
連和相持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鍾繇

可屬以西事則公無憂矣三年太祖既破張繡東禽呂布定徐州遂與袁紹相拒孔融謂彧曰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智計之士也爲之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彧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後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縱也不縱攸必爲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五年與紹連戰太祖保官渡紹圍之太祖軍糧方盡書與彧議欲還許以引紹彧曰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

退者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太祖乃往遂以奇兵襲紹別屯斬其將淳于瓊等紹退走審配以許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紹顏良文醜臨陣授首田豐以諫見誅皆如彧所策六年太祖就穀東平之安民糧少不足與河北相支欲因紹新破以其間擊討劉表彧曰今紹敗其衆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兗豫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承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太祖復次于河上紹病死太祖渡河擊紹子譚尚而高幹郭援侵略河東關右震動鍾繇

帥馬騰等擊破之語在繇傳八年太祖錄或前後功表

封或爲萬歲亭侯

或別傳載太祖表曰臣聞慮爲功首謀爲賞本野績不越廟堂戰多不踰

國勲是故曲阜之錫不後營丘蕭何之士先於平陽珍策重計古今所尚侍中守尚書令或積德累行少長無悔遭世紛擾懷忠念治臣自始舉義兵周游征伐與或戮力同心左右王略發言授策無施不效或之功業臣由以濟用披浮雲顯光日月陛下幸許或左右機近忠恪祇順如履薄冰研精極銳以撫庶事天下之定或之功也宜享高爵以彰元勲或固辭無野戰之勞不通太祖表太祖與或書曰與君共事以來立朝廷君之相爲匡弼君之相爲舉人君之相爲建計君之相爲密謀亦以多矣夫功未必皆野戰也願君勿讓或乃受

年太祖拔鄴領冀州牧或說太祖宜復古置九州則冀

州所制者廣大天下服矣太祖將從之或言曰若是則

冀州當得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并之地所奪者衆前

日公破袁尚禽審配海內震駭必人人自恐不得保其
土地守其兵衆也今使分屬冀州將皆動心且人多說
關右諸將以閉關之計今聞此以爲必以次見奪一旦
生變雖有善守者轉相脅爲非則袁尚得寬其死而袁
譚懷貳劉表遂保江漢之間天下未易圖也願公急引
兵先定河北然後修復舊京南臨荊州責貢之不入則
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議古制此社稷
長久之利也太祖遂寢九州議是時荀攸常爲謀主或
兄衍以監軍校尉守鄴都督河北事太祖之征袁尚也
高幹密遣兵謀襲鄴衍逆覺盡誅之以功封列侯

零陵先賢

傳曰衍字休若或第三兄或第四兄諡字友若事見袁紹傳陳羣與孔融論汝穎人物羣曰荀文若公達休若友若仲豫當今並無對衍子紹位至太僕紹子融字伯雅與王弼鍾會俱知名爲洛陽令參大將軍軍事與弼會論易老義傳於世諡子閔字仲茂爲太子的文學掾時有甲乙疑論閔與鍾繇王朗袁渙議各不同文帝與繇書曰袁王國士更爲屑齒荀閔勁悍往來銳師真君侯之勅敵左右之深憂也終黃門侍郎閔從孫惲字景文太子中庶子亦知名與賈充共定音律又作易集解仲豫名悅朗陵長儉之少子或從父兄也張璠漢紀稱悅清虛沈靜善於著述建安初爲秘書監侍中被詔刪漢書作漢紀三十篇因事以明臧否致有典要其書大行

於世太祖以女妻或長子惲後稱安陽公主或及攸並貴

重皆謙沖節儉祿賜散之宗族知舊家無餘財十二年

復增或邑千戶合二千戶

或別傳曰太祖又表曰昔袁紹侵入郊甸戰於官渡時兵

少糧盡圖欲還許書與或議或不聽臣建宜住之便慨進討之規更起臣心易其愚慮遂摧大逆覆取其衆此

或觀勝敗之機略不世出也及紹破敗臣糧亦盡以爲
河北未易圖也欲南討劉表或復止臣陳其得失臣用
反旆遂吞凶族克平四州向使臣退於官渡紹必鼓行
而前有傾覆之形無克捷之勢後若南征委棄兗豫利
旣難要將失本據或之二策以亡爲存以禍致福謀殊
功異臣所不及也是以先帝貴指蹤之功薄博獲之賞
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拔之捷前所賞錄未副或巍巍
之勲乞重平議疇其戶邑或深辭讓太祖報之曰君之
策謀非但所表二事前後謙沖欲慕魯連先生乎此聖
人達節者所不貴也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猶謂之
盜況君密謀安衆光顯於孤者以百數乎以二事相還
而復辭之何取謙亮之多邪太祖欲表或爲三公或使
荀攸深讓至于十數太祖乃止

太祖將伐劉表問或策安出或曰今華
夏已平南土知困矣可顯出宛葉而間行輕進以掩其
不意太祖遂行會表病死太祖直趨宛葉如或計表子
琮以州逆降十七年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

備物以彰殊勲密以諮或或以為太祖本興義兵以匡

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

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會征孫權表請或勞軍于譙

因輒留或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太祖軍

至濡須或疾留壽春以憂薨時年五十諡曰敬明年太

祖遂為魏公矣魏氏春秋曰太祖饋或食發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咸熙二年贈或太尉

或別傳曰或自為尚書令常以書陳事臨薨皆焚毀之故奇策密謀不得盡聞也是時征役草創制度多所興

復或嘗言於太祖曰昔舜分命禹稷契臯陶以揆庶績教化征伐並時而用及高祖之初金革方殷猶舉民能

善教訓者叔孫通習禮儀於戎旅之間世祖有投戈講藝息馬論道之事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今公外定武

功內興文學使干戈戢睦大道流行國難方弭六禮俱洽此姬旦宰周之所以速平也既立德立功而又兼立

言誠仲尼述作之意顯制度於當時揚名於後世豈不
盛哉若須武事畢而後制作以稽治化於事未敏宜集
天下大才通儒考論六經刊定傳記存古今之學除其
煩重以一聖真並隆禮學漸敦教化則王道兩濟或從
容與太祖論治道如此之類甚衆太祖常嘉納之或德
行周備非正道不用心名重天下莫不以爲儀表海內
英雋咸宗焉司馬宣王常稱書傳遠事吾自耳目所從
聞見逮百數十年間賢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前後所
舉者命世大才邦邑則荀攸鍾繇陳羣海內則司馬宣
王及引致當世知名邠慮華歆王朗荀悅杜襲辛毗趙
儼之儔終爲卿相以十數人取士不以一揆戲志才郭
嘉等有負俗之譏杜畿簡傲少文皆以智策舉之終各
顯名荀攸後爲魏尚書令亦推賢進士太祖曰二荀令
之論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鍾繇以爲顏子旣沒能
備九德不貳其過唯荀彧然或問繇曰君雅重荀君比
之顏子自以不及可得聞乎曰夫明君師臣其次友之
以太祖之聰明每有大事常先諮之荀君是則古師友
之義也吾等受命而行猶或不盡相去顧不遠邪獻帝
春秋曰董承之誅伏后與父完書言司空殺董承帝方
爲報怨完得書以示彧彧惡之久隱而不言完以示妻

弟樊普普封以呈太祖太祖陰爲之備或後恐事覺欲自發之因求使至鄴勸太祖以女配帝太祖曰今朝廷有伏后吾女何得以配上吾以微功見錄位爲宰相豈復賴女寵乎或曰伏后無子性又凶邪往常與父書言辭醜惡可因此廢也太祖曰卿昔何不道之或陽驚曰昔已嘗爲公言也太祖曰此豈小事而吾忘之或又驚曰誠未語公邪昔公在官渡與袁紹相持恐增內顧之念故不言爾太祖曰官渡事後何以不言或無對謝闕而已太祖以此恨或而外含容之故世莫得知至董昭建立魏公之議或意不同欲言之於太祖及齋壘書檄軍飲饗禮畢或留請間太祖知或欲言封事揖而遣之或遂不得言或卒於壽春壽春亡者告孫權言太祖使或殺伏后或不從故自殺權以露布於蜀劉備聞之曰老賊不死禍亂未已臣松之案獻帝春秋云或欲發伏后事而求使至鄴而方誣太祖云昔已嘗言言既無徵邈託以官渡之虞俛仰之間辭情頓屈雖在庸人猶不至此何以玷累賢哲哉凡諸云云皆出自鄙俚可謂以吾儕之言而厚誣君子者矣袁曄虛罔之類此最爲甚也

子惲嗣侯官至虎賁中郎將初文帝與平原侯植並

有擬論文帝曲禮事或及或卒惲又與植善而與夏侯

尚不穆文帝深恨惲惲早卒子尅翼翼音以外甥故猶

寵待惲弟侯御史中丞侯弟詵大將軍從事中郎皆知

名早卒荀氏家傳曰惲字長倩侯字叔倩詵字曼倩俱子寓字景伯世語曰寓少與裴楷王戎杜默俱

有名京邑仕晉位至尚書名詵弟顗咸熙中爲司空晉

見顯著子羽嗣位至尚書秋曰顗字景倩幼爲姊夫陳羣所異博學洽聞意思慎密司馬宣王見顗奇之曰荀令君之子也近見袁侃亦

瞻卿之子也擢拜散騎侍郎顗佐命晉室位至太尉封

臨淮康公嘗難鍾會易無互體見稱於世顗弟祭字奉

倩何劭爲祭傳曰祭字奉倩祭諸兄並以儒術論議而

祭獨好言道常以爲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

得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祭兄侯難曰易亦

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則微言胡爲不可

得而聞見哉祭答曰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

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繫辭焉以盡言此

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
出矣及當時能言者不能屈也又論父或不如從兄攸
或立德高整軌儀以訓物而攸不治外形慎密自居而
已祭以此言善攸諸兄怒而不能迴也太和初到京邑
與傳嘏談嘏善名理而祭尚玄遠宗致雖同倉卒時或
有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懷爲二家騎驛頃之
祭與嘏善夏侯玄亦親常謂嘏玄曰子等在世塗間功
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嘏難曰能盛功名者識也天下
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邪祭曰功名者志局之所獎
也然則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濟也我以能使
子等爲貴然未必齊子等所爲也祭常以婦人者才智
不足論自宜以色爲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美色祭於
是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歡宴歷年後婦病亡未殯
傳嘏往唁祭祭不哭而神傷嘏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爲
難子之娶也遺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今何哀之甚祭曰
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傾國之色然未可謂之易
遇痛悼不能已歲餘亦亡時年二十九祭簡貴不能與
常人交接所交皆一時俊傑至葬夕赴者數十餘人皆
同時知名士也

惲子虺嗣爲散騎常侍進爵廣陽鄉侯
哭之感慟路人

年三十薨子頽嗣

荀氏家傳曰頽字溫伯爲羽林右監早卒頽子崧字景猷晉陽秋稱崧少

有志操雅好文學孝義和愛在朝恪勤位至左右光祿

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崧子羨字令則清和有才尚公主

少歷顯位年二十八爲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假節

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在任十年遇疾解職卒於家

追贈驃騎將軍羨孫

伯子今御史中丞也冀官至中領軍薨諡曰貞侯追贈

驃騎將軍子愷嗣冀妻司馬景王文王之妹也二王皆

與親善咸熙中開建五等冀以著勲前朝改封愷南頓

子荀氏家傳曰愷晉武帝時爲侍中干寶晉紀曰武帝使侍中荀顗和嶠俱至東宮觀察太子顗還稱太子

德識進茂而嶠云聖質如初孫盛曰遣荀勗其餘語則

同臣松之案和嶠爲侍中荀顗亡沒久矣荀勗位亞台

司不與嶠同班無緣方稱侍中二書所云皆爲非也考

其時位愷寔當之愷位至征西大將軍愷兄憺少府弟

惔護軍將軍追

贈車騎大將軍

乾隆四年校刊

荀攸字公達或從子也祖父曇廣陵太守

荀氏家傳曰曇字元智兄

昱字伯脩張璠漢紀稱昱曇並傑俊有殊才昱與李膺王暢杜密等號爲八俊位至沛相攸父彞州從事彞於

或爲從祖兄弟

攸少孤及曇卒故吏張權求守曇墓攸年十三

疑之謂叔父衢曰此吏有非常之色殆將有姦衢寤乃

推問果殺人亡命由是異之

魏書曰攸年七八歲衢曾醉誤傷攸耳而攸出入遊

戲常避護不欲令衢見衢後聞之乃驚其風智如此荀氏家傳曰衢子祈字伯旗與族父愔俱著名祈與孔融論肉刑愔與孔融論聖人優劣並在融集祈位至濟陰太守愔後徵有道至丞相祭酒何進秉政

徵海內名士攸等二十餘人攸到拜黃門侍郎董卓之

亂關東兵起卓徙都長安攸與議郎鄭泰何顒侍中种

輯越騎校尉伍瓊等謀曰董卓無道甚於桀紂天下皆

怨之雖資彊兵實一匹夫耳今直刺殺之以謝百姓然

後據殺函輔王命以號令天下此桓文之舉也事垂就

而覺收顯攸繫獄顯憂懼自殺張璠漢紀曰顯字伯求少與郭泰賈彪等遊學

洛陽泰等與同風好顯顯名太學於是中朝名臣太傅

陳蕃司隸李膺等皆深接之及黨事起顯亦名在其中

乃變名姓亡匿汝南間所至皆交結其豪桀顯既奇大

祖而知荀彧袁紹慕之與爲奔走之友是時天下士大

夫多遇黨難顯常歲再三私入洛陽從紹計議爲諸窮

窘之士解釋患禍而袁術亦豪俠與紹爭名顯未嘗造

術術深恨之漢末名士錄曰術嘗於衆坐數顯三罪曰
王德彌先覺儁老名德高亮而伯求疎之是一罪也許
子遠凶淫之人性行不純而伯求親之是二罪也郭賈
寒窶無他資業而伯求肥馬輕裘光耀道路是三罪也
陶丘洪曰王德彌大賢而短於濟時許子遠雖不純而
赴難不憚濡足伯求舉善則以德彌爲首濟難則以子
遠爲宗且伯求嘗爲虞偉高手刃復仇義名奮發其怨
家積財巨萬文馬百駟而欲使伯求羸牛疲馬頓伏道

路此爲披其胷而假仇敵之刃也術意猶不平後與南陽宗承會於闕下術發怒曰何伯求凶德也吾當殺之承曰何生英俊之士足下善遇之使延令名於天下術乃止後黨禁除解辟司空府每三府掾屬會議顯策謀有餘議者皆自以爲不及遷北軍中候董卓以爲長史後荀彧爲尚書令遣人迎叔父司空爽喪使并置顯尸而葬之於

攸言論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

魏書云攸使人說卓得免

與此不同棄官歸復辟公府舉高第遷任城相不行攸以蜀漢險固人民殷盛乃求爲蜀郡太守道絕不得至駐荊州太祖迎天子都許遺攸書曰方今天下大亂智士勞心之時也而顧觀變蜀漢不己久乎於是徵攸爲汝南太守入爲尚書太祖素聞攸名與語大悅謂荀彧鍾繇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爲

軍師建安二年從征張繡攸言於太祖曰繡與劉表相恃爲彊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救太祖不從遂進軍之穰與戰繡急表果救之軍不利太祖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乃設奇兵復戰大破之是歲太祖

自宛征呂布

魏書曰議者云表繡在後而還襲呂布其危必也攸以爲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布驍

猛又恃袁術若縱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衆心未附往可破也太祖曰善比行布以敗劉備而滅

霸等應之

至下邳布敗退固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太祖

欲還攸與郭嘉說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夫陳宮有智

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潰生禽布後從救劉延於白馬攸畫策斬顏良語在武紀太祖拔白馬還遣輜重循河而西袁紹渡河追卒與太祖遇諸將皆恐說太祖還保營攸曰此所以禽敵奈何去之太祖目攸而笑遂以輜重餌賊賊競奔之陣亂乃縱步騎擊大破之斬其騎將文醜太祖遂與紹相拒於官渡軍食方盡攸言於太祖曰紹運車旦暮至其將韓莫銳而輕敵擊可破也

臣松之案諸書

韓莫或作韓猛或云韓若未詳孰是

太祖曰誰可使攸曰徐晃可乃遣晃

及史渙邀擊破走之燒其輜重會許攸來降言紹遣淳

于瓊等將萬餘兵迎運糧將驕卒情可要擊也衆皆疑
唯攸與賈詡勸太祖太祖乃留攸及曹洪守太祖自將
攻破之盡斬瓊等紹將張郃高覽燒攻櫓降紹遂棄軍
走郃之來洪疑不敢受攸謂洪曰郃計不用怒而來君
何疑乃受之七年從討袁譚尚於黎陽明年太祖方征
劉表譚尚爭冀州譚遣辛毗乞降請救太祖將許之以
問羣下羣下多以爲表彊宜先平之譚尚不足憂也攸
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志可
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萬紹以寬厚得衆借使
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構

惡此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
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太祖曰善乃許譚
和親遂還擊破尚其後譚叛從斬譚於南皮冀州平太
祖表封攸曰軍師荀攸自初佐臣無征不從前後克敵
皆攸之謀也於是封陵樹亭侯十二年下令大論功行
封太祖曰忠正密謀撫寧內外文若是也公達其次也

增邑四百并前七百戶

魏書曰太祖自柳城還過攸舍稱述攸前後謀謨勞勲曰今天

下事畧已定矣孤願與賢士大夫共饗其勞昔高祖轉使張子房自擇邑三萬戶今孤亦欲君自擇所封焉轉

爲中軍師魏國初建爲尚書令攸深密有智防自從太

祖征伐常謀暮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

魏書曰攸姑子

辛韜曾問攸說太祖取冀州時事攸曰佐治爲袁譚乞降王師自往平之吾何知焉自是韜及內外莫敢復問事也軍國太祖每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彊

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能過也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苟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攸曾病世子問病獨拜牀下其見尊異如此攸與鍾繇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覆思惟自謂無以易以咨公達輒復過人意公達前後凡畫奇策十二唯繇知之

繇撰集未就會薨故世不得盡聞也

臣松之案攸亡後十六年鍾繇

乃卒撰攸奇策亦有何難而年造八十猶云未就遂使攸從征機策之謀不傳於世惜哉攸從征孫

權道薨太祖言則流涕

魏書曰時建安十九年攸年五十八計其年大或六歲魏書載

太祖令曰孤與荀公達周遊二十餘年無毫毛可非者
又曰荀公達真賢人也所謂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孔子
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達卽其人也傅子曰
或問近世大賢君子答曰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斯
可謂近世大賢君子矣荀令君仁以立德明以舉賢行
無諂黷謀能應機孟軻稱五百年而有王者興其間必
有命世者其荀令君乎太祖稱荀令君之進
善不進不休荀軍師之去惡不去不止也 長子緝有

攸風早沒次子適嗣無子絕黃初中紹封攸孫彪爲陵
樹亭侯邑三百戶後轉封丘陽亭侯正始中追諡攸曰
敬侯

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也少時人莫知唯漢陽閻忠

異之謂詡有良平之奇

九州春秋曰中平元年車騎將
軍皇甫嵩旣破黃巾威震天下

閻忠時罷信都令說嵩曰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
而不旋踵者機也故聖人常順時而動智者必因機以

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解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享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故有高人之功者不受庸主之賞今將軍授鉞於初春收功於末冬兵動若神謀不再計旬日之間神兵電掃攻堅易於折枯摧敵甚於湯雪七州席卷屠三十六萬方夷黃巾之師除邪害之患或封戶剡石南向以報德威震本朝風馳海外是以羣雄迴首百姓企踵雖湯武之舉未有高於將軍者身建高人之功北面以事庸主將何以圖安嵩曰心不忘忠何爲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殮之遇而棄三分之利拒蒯通之忠忽鼎峙之勢利劍以揣其喉乃歎息而悔所以見烹於見女也今主勢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麾可以振風雲叱咤足以興雷電赫然奮發因危抵頽崇恩以綏前附振武以臨後服徵冀方之士動七州之衆羽檄先馳於前大軍震響於後蹈蹟漳河飲馬孟津舉天網以網羅京都誅闔宦之罪除羣怨之積忿解久危之倒懸如此則攻守無堅城不招必影從雖兒童可使奮空拳以致力女子可使其褰裳以用命况厲智能之士因迅風之勢則大功不足合八方不足同也功業已就天下已順乃燎于上帝告以天命混齊六合南面以制移

神器於己家推亡漢以定祚實神機之至矣風發之良時也夫木朽不彫世衰難佐將軍雖欲委忠難佐之朝彫畫朽敗之木猶逆坂而走九必不可也方今權宦羣居同惡如市主上不自由詔命在左右如有主聰不察機事不先必嬰後悔亦無及矣嵩不從忠乃亡去英雄記曰涼州賊王國等起兵共劫忠爲主統三十六部號車騎將軍忠感察孝廉爲郎疾病去官西還至汧道遇

慨發病而死

察孝廉爲郎疾病去官西還至汧道遇

叛氏同行數十人皆爲所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之時太尉段熲昔久爲邊將威震西土故詡假以懼氏氏果不敢害與盟而送之其餘悉死詡實非段甥權以濟事成此類也董卓之入洛陽詡以太尉掾爲平津都尉遷討虜校尉卓壻中郎將牛輔屯陝詡在輔軍卓敗輔又死衆恐懼校尉李傕郭汜張濟

等欲解散間行歸鄉里詡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而諸君棄衆單行卽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衆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爲董公報仇幸而事濟奉國家以征天下若不濟走未後也衆以爲然催乃西攻長安

語在卓傳

臣松之以爲傳稱仁人之言其利溥哉然則不仁之言理必反是夫仁功難著而亂源易

成是故有禍機一發而殃流百世者矣當是時元惡旣梟天地始開致使厲階重結大梗殷流邦國遭殄悴之哀黎民嬰周餘之酷豈不由賈詡片言乎詡之罪也一何大哉自古兆亂未有如此之甚後詡爲左

馮翊催等欲以功侯之詡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不受又以爲尚書僕射詡曰尚書僕射官之師長天下所望詡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縱詡昧於榮利柰

國朝何乃更拜詔尚書典選舉多所匡濟催等親而憚

之

獻帝記曰郭汜樊稠與催等相違戾欲鬪者數矣輒以道理責之頗受詔言魏書曰詔典選舉多選舊名

者以爲令僕論會母喪去官拜光祿大夫催汜等鬪長安

中

獻帝記曰催等與詔議迎天子置其營中詔曰不可脅天子非義也催不聽張繡謂詔曰此中不可久處

君胡不去詔曰吾受國恩義不可背卿自行我不能也 催復請詔爲宣義將軍

獻帝

記曰催時召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贈綵與之又許以

宮人婦女欲令攻郭汜羌胡數來闕省門曰天子在中

邪李將軍許我宮人美女今皆安在帝患之使詔爲之

方計詔乃密呼羌胡大帥飲食之許以封爵重寶於是

皆引去催催等和出天子祐護大臣詔有力焉獻帝記曰天子

既東而李催來追王師敗績司徒趙溫太常王偉衛尉

周忠司隸榮邵皆爲催所嫌欲殺之詔謂催曰此皆天

子大臣卿柰何天子既出詔上還印綬是時將軍段熲

害之催乃止

屯華陰

典畧稱煨在華陰時脩農事不虜畧天子東還煨迎道貢遺周急獻帝記曰後以煨爲大鴻臚

光祿大夫建安十四年以壽終

與詡同郡遂去催託煨詡素知名爲煨

軍所望煨內恐其見奪而外奉詡禮甚備詡愈不自安張繡在南陽詡陰結繡繡遣人迎詡詡將行或謂詡曰煨待君厚矣君安去之詡曰煨性多疑有忌詡意禮雖厚不可恃久將爲所圖我去必喜又望吾結大援於外必厚吾妻子繡無謀主亦願得詡則家與身必俱全矣詡遂往繡執子孫禮煨果善視其家詡說繡與劉表連和

傳子曰詡南見劉表表以客禮待之詡曰表平

世三公才也不見事變多疑無決無能爲也 太祖

比征之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詡謂繡曰不可追也追

必敗繡不從進兵交戰大敗而還詡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今已敗柰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亟往必利繡信之遂收散卒赴追大戰果以勝還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退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剋悉如公言何其反而皆驗也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必自斷後追兵雖精將旣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縱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是後太祖拒袁

紹於官渡紹遣人招繡并與詡書結援繡欲許之詡顯於繡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驚懼曰何至於此竊謂詡曰若此當何歸詡曰不如從曹公繡曰袁彊曹弱又與曹爲讐從之如何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彊盛我以少衆從之必不以我爲重曹公衆弱其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繡從之率衆歸太祖太祖見之喜執詡手曰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子也表詡爲執金吾封都亭侯遷冀州牧冀

州未平留參司空軍事袁紹圍太祖於官渡太祖糧方盡問詡計焉出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有此四勝而半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必決其機須臾可定也太祖曰善乃并兵出圍擊紹三十餘里營破之紹軍大潰河北平太祖領冀州牧徙詡爲太中大夫建安十三年太祖破荊州欲順江東下詡諫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旣大若乘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使安土樂業則可不勞衆而江東稽服矣太祖不從軍遂無利

臣松之以爲詡之謀未合當時之宜于時

韓馬之徒尚狼顧關右魏武不得安坐郢都以威懷吳會亦已明矣彼荊州者孫劉之所必爭也荆人服劉主

之雄姿憚孫權之武畧爲日既久誠非曹氏諸將所能
抗禦故曹仁守江陵敗不旋踵何撫安之得行稽服之
可期將此既新平江漢威懾揚越資劉表水戰之具藉
荆楚檝權之手實震蕩之良會廓定之大機不乘此取
吳將安俟哉至於赤壁之敗蓋有運數實由疾疫大興
以損凌厲之鋒凱風自南用成焚如之勢天實爲之豈
人事哉然則魏武之東下非失算也詡之此規爲無當
矣魏武後克平張魯蜀中一日數十驚劉備雖斬之不
能止由不能用劉擘之計以失席卷之會斤石既差悔
無所及卽亦此事之類也世咸謂劉計爲是卽愈見賈
言之非也

太祖後與韓遂馬超戰於渭南超等索割地以和
并求任子詡以爲可僞許之又問詡計策詡曰離之而
已太祖曰解一承用詡謀語在武紀卒破遂超詡本謀
也是時文帝爲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
與有奪宗之議文帝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

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
文帝從之深自砥礪太祖又嘗屏除左右問詡詡嘿然
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適有所思故
不卽對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
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詡自以非太祖舊臣而策謀
深長懼見猜嫌闔門自守退無私交男女嫁娶不結高
門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文帝卽位以詡爲太尉魏畧曰文
帝德詡之對太祖故卽位首登上司荀勗別傳曰晉司
徒闕武帝問其人於勗答曰三公具瞻所歸不可用非
其入昔魏文帝用賈詡爲三公孫權笑之進爵魏壽鄉侯增邑三百并前八
百戶又分邑二百封小子訪爲列侯以長子穆爲駙馬

都尉帝問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
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
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
叢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
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
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
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昔舜舞
干戚而有苗服臣以爲當今宜先文後武文帝不納後
與江陵之役士卒多死詡年七十七薨諡曰肅侯子穆

嗣歷位郡守穆薨子模嗣

世語曰模晉惠帝時爲散騎常侍護軍將軍模子胤胤弟

龔從弟正皆至大官並顯於晉也

評曰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風然機鑒先識未能充

其志也

世之論者多譏或協規魏氏以傾漢祚君臣易位實彧之由雖晚節立異無救運移功既違義

識亦疚焉陳氏此評蓋亦同乎世識臣松之以爲斯言之作誠未得其遠大者也或豈不知魏武之志氣非衰漢之貞臣哉良以于時王道旣微橫流已極雄豪虎視人懷異心不有撥亂之資杖順之畧則漢室之亡忽諸黔首之類殄矣夫欲翼讚時英一匡屯運非斯人之與而誰與哉是故經綸急病若救身首用能動于嶮中至于大亨蒼生蒙舟航之接劉宗延二紀之祚豈非荀生之本圖仁恕之遠致乎及至霸業旣隆翦漢迹著然後亡身殉節以申素情全大正於當年布誠心於百代可謂任重道遠志行義立謂之未充其殆誣歟荀攸

賈詡庶乎算無遺策經達權變其良平之亞歟

臣松之以爲列

傳之體以事類相從張子房青雲之士誠非陳平之倫然漢之謀臣良平而已若不共列則餘無所附故前史

合之蓋其宜也魏氏如詡之儔其比幸多詡不編程郭
之篇而與二荀並列失其類矣且攸詡之爲人其猶夜
光之與蒸燭乎其照雖均質則異焉今
荀賈之評共同一稱尤失區別之宜也

魏志卷十

魏志卷十考證

荀彧叔爽司空注以賢良方正徵對策譏切梁氏○監
本訛作議切梁氏今改正

太祖議奉迎都許○臣清植按奉迎之後用董昭勸乃

都許耳其初未有都許之議也事見武紀甚明此都
許二字乃史家隨筆之誤

或勸太祖曰昔高祖東伐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
何焯曰太平御覽高祖東伐上有晉文納周襄王而
諸侯願從十一字

進或爲漢侍中守尚書令○臣清植按史於或官爵

漢蓋原其本志非魏純臣與攸詡等異

皆與或籌焉注衡著布單衣疏巾履○北宋本作疏布履

韋康爲涼州後敗亡注懿性貞實文愍篤誠保家之主也○臣明楷按愍訓傷此係孔融讚仲將之言于美

無取疑是愍字愍卽敏又與愍通輾轉而訛也

又注端從涼州牧徵爲太僕○監本牧誤拔今改正以功封列侯注謹子闕字仲茂爲太子文學掾○監本訛作字學掾今改正

又注闕從孫暉字景文○臣龍官

按闕荀彧第四兄

謀之子也其從孫似不應與或子憚同名疑有誤

以彰殊勲密以諮或○北宋本作密以詔諮或

明年太祖遂爲魏公矣○

臣清植

按史家此言所以原

或本志也先臣光地曰朱子謂陳羣爲賊佐命詞嚴而義正苟攸賈詡自應入此例或之侍中原是漢官未嘗仕操操建國稱魏則或死而後操爲之其阻董昭以致殺身一節亦自可取或之罪當從末減

荀攸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萬○毛本作百萬何焯校本作十萬

賈詡謂詡有良平之奇○太平御覽作良平之計

注七州席卷屠三十六萬方○何焯曰萬字疑衍想
因下方字而妄增加也

文帝卽位以詡爲大尉注文帝德詡之對太祖故卽位
首登上司○德監本作得

未能充其志也注世之論者○此處疑當有書名或前
人姓氏名今脫落

又注橫流已極○監本作橫流已及今改正

魏志卷十考證